

秋叶飘零的季节

最初的记忆

1

陈秋明想起六岁那年的某一天，母亲骑自行车载他出去的经历。当时他坐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，穿过狭窄的巷子，那一路的颠簸至今还残留在记忆里。石板路的缝隙里长着苔藓，两旁的老式楼房鳞次栉比，仿佛承载着无数日夜的记忆，一直向天边延伸着。

那是生命最初的孩提时代，一切记忆都如同雨后的晨露和青草那般散发迷人的清香，被一阵凉爽的晨风吹来。那时胸中还涌动着好奇心和新鲜感，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渐消失不见了。

一切，又回到了原点。

过去无数个日夜所怀念和追忆的东西，如同电影的片段一样在脑海里不断回放。那无疑是一种梦幻，但却来源于曾经亲历过的事情。

所谓回忆的状态，无非就是戴着手套触碰过去，哪怕只是相隔薄薄的一层，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，但实际触碰到的却只是包裹着记忆的那层幻想。

他知道，那些让人为之怀念和感动，常常令人黯然神伤的回忆，恐怕也只是精心包装过的回忆的碎片罢了。但还是觉得只要能闻到一点属于过去的味道和光线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也许热衷于回忆往事的人们都是出于这种想法吧。

.....

陈太太把自行车停在杂货店前，说要进去看一看，叫他在这里等着。一进门，老板娘就热情地招呼着。两人先是闲聊了一会，谈话的内容很迟才切入正题，陈太太说想买个灯泡，老板娘问她需要什么型号的，并准备带她到里面去看。

这时候，秋明在外面等的有些无聊了，再加上这天气即使站在屋檐下的阴影处也不凉快。于是他慢慢地走进屋子里，坐在老板娘之前坐过的地方——货架旁的一张木板凳上，正对着挂在墙上的电风扇乘凉。

在谈话期间，老板娘看见秋明走进来，开始调侃起他的长相，有意无意地把他当成女生，又夸他长得漂亮，打探起他的情况来。他没有搭理她，只是无奈地笑笑。

在柜台的后面，坐着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女孩，她趴在柜台上低头看书，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，像蝴蝶扑翅似地扇动着长长的睫毛。只见她抬起头，一双水灵灵的眸子盯着自己，脖子和脸上都爬满了汗珠，那头利索的短发也有些湿淋淋的，活像一只被雨水淋湿的小狗那般惹人怜爱。她的白色背心上满是污渍、还有那深色的皮肤，给人一种脏兮兮的感觉。

另一边，大人们谈话气氛突然热烈起来，不知怎地，又突然说要上阁楼去。在陡峭的楼梯前，老板娘轻快地爬了上去，陈太太则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，扶着楼梯生怕摔下来。一会，楼上传来山响的谈话声，那女孩倏地转过头看向阁楼，就像一只猎犬被响声惊动了。她就像一只优雅

的黑天鹅，伸着长长的项颈望着，在白昼明亮的光线下，却展现出属于黑夜的优雅风度。而他则乘机悄悄地注视着她，那饱满的额头底下是如平缓的山坡一般的鼻子，舒展着柔和的曲线。

眼前的这一切，以及当时的那些感觉，曾经在无数个日夜激起过他的感动。作为起始与终结，串联了整段关乎青春的回忆。这就是他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，那对于美的最初印象，也是他第一次为之悸动。这一瞬间的感动在消失之后，就如同遥不可及的旧梦那样，就再也难以被重新寻回。

所有日夜的渴望与幻想，都不啻是在追寻着这种虚无缥缈的影子，一切能够唤起过往的回忆并引起感动的东西，也不过是沾染了这种影子。所以，那令他为之伤心流泪的，或许未必是眼前的这个人。

.....

她转过头来，注意到了他的视线，两人就这样相视了一小会。他因羞愧而心慌意乱，装作四处张望以躲避视线，不想给人留下一一种在偷看，或者失礼地盯着她的印象。

“小枫！”

这时候，楼上的老板娘突然喊了一声。接着，她合上书本跑过去，踏着陡峭且松散的木阶梯，轻快地上了楼。宛若一直灵巧的小鹿，在一片花海中来回蹦跳。秋明这才注意到，她其实是光着脚的，脚底沾满了灰尘。

虽然说踏着这样的木阶梯，应当是发出咯吱咯吱地声

响，但是，他在回忆起这段记忆的时候，总是想起咚咚咚的声音，仿佛美妙的鼓声一般不停地在脑海里回响。不过，到底是怎样的声音，如今已经很难从记忆里找到答案了。

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一直在寻找着、或者说试图捕捉到的，就是这样一种幻影，而小枫这个名字则成了唯一的线索。可就像是一把钥匙，如果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门，那就无济于事了。至于其他线索，譬如说店的位置、女孩的长相等等，都随着记忆的远去而模糊不清了。

2

转眼间，秋明已经升入中学了。因为这里是对口初中，大家都确信很快又会在一个学校相聚，所以并没有离别时的伤感，只是期待着初中生活。

迎接崭新的校园生活，就像人生翻开下一个篇章那样，他希望能够在之后的篇幅里，一改过去的形象和风格。看着学校敞开的大门后面，一条长长的道路两旁栽种着樱花树，他想着来年春天将会在阳光普照下，会走在那樱花盛开的道路上，由此通向光明的人生。

.....

于磊和秋明是小学同学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他一眼从人群中看到，于磊在告示牌前，正眯起轻度近视的眼睛，应该是在从分班表上寻找自己的名字。他走上前向于磊打招呼。

“嘿，哥们。你被分到哪个班了？”

“二班。我帮你看过了，你也在二班。”

出于谨慎，秋明又凑上去确认了一遍，顺带看看同班的有哪些熟人。

“别看啦，我没骗你。走吧，一起去教室。”

“嗯。”

进教室以后挑选位置。他开始还犹豫着要不要坐至于磊附近，可是看见别人也这么做时，他心想还是算了。反正这么做也只是徒劳，更何况那是前排的位置。所以他还

是坐到了在最后排的角落里，想着继续那无所事事的日子。

人差不多齐了，班主任老师也进了教室。这是位年轻的男老师，一头中分长发、戴着金边眼镜，给人一种书呆子似的印象。他把厚厚的一叠文件搁在桌上，翻到某一页后，又抬起头环顾四周，竖起手指头点了点大概的人数。

“咳咳，现在开始点名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于磊。”

“到！”

“.....”

“陈秋明。”

“到！”

“人呢，举个手看看。”

“这儿。”

同学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的报下去，他漫不经心的听着，看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都和名字一样毫无特色。直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唤起了他从前的回忆。

“张小枫。”

“到！”

那是女孩子的声音。他不由得吃了一惊，然后抬头张望着，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生，穿着蓝色的印有卡通小熊的T恤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。她低着头，好像是在笔记本上写东西，有时也会抬头看看黑板。根据他那已经模糊不清的回忆，只觉得这个女生也许有点像，但似乎并不是那

个小枫。

但是抱着想要再确认的心情，当他看到她合上笔记本，摘下眼镜擦拭，这时候才发现她和很久以前遇到的那个小枫简直一模一样的，连发式都没怎么变化。在这间小小的教室里，仿佛跨越了整个世界的距离，自从第一次相遇之后，环绕好一大圈才再一次重逢，就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也许缘分有时候就是这样妙不可言，因为，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次相遇，其实都是七十亿分之一的幸运。

虽然眼下还无法确认，她到底是不是那个小枫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他沉湎于那段回忆之中，感叹这种不可思议的经历。此时他心中那对于美最初的感动，也随之重新泛起了。

迈出第一步

踩着脚踏车穿过长长的巷子，来到大马路前，迎着刺眼的阳光。就像是走出幽暗狭窄的洞穴，终于看见桃花源那样。前方这条并不宽阔的马路一直通往学校，来往的都是些电瓶车，汽车被限制进入以免出现拥堵的情况。

推车进入校园，停当好之后，因为对于新校园不熟悉，所以绕了一些远路才到教室。然后便依次是早读、晨跑、做操，稍作休息以后，准备迎接上午的课。

一直期盼着的新生活终于来临了。刚开始，这里的一切都令他觉得新鲜。然而在新鲜感过去了之后，生活却还是和以前一样丝毫看不到起色，于是他渐渐不再抱有任何期望，开始厌倦了这种生活。

这天下课，他在出教室时不巧遇到老师，因为之前上课睡着了，被冷冷地嘲讽了一句：

“睡得好么？”

他没有理会，下楼到饮料售货机那儿买了罐可乐，然后在校园里转悠。

从小花园旁边经过，遇到小枫和另一个女生在这里散步。趁着自己没被注意到，他看着她那张美丽的侧脸，一条温柔的曲线从额头落到鼻尖上。这个时候，他想要上前去搭讪，却害怕有些话会显得幼稚，一直感觉心中没底，就只能跟在她们身后，远远地看着。

然而，在跟了一段距离后，他忽然为自己着了魔似的

跟踪行为感到羞愧，便转身跑回去了。

回到教室后，他趴在窗台上吹着风，静静等待着上课。忆起刚才的事情，他想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却像是呈现在水中的月影，伸出手也无法捕捉。他放弃了，反正一切都是徒劳，就连刚才那份感动，现在也消失不见了。

上午最后一节是音乐课，在上课之前，于磊还找他调侃，怂恿他在音乐课上大显身手。开始他还当这是玩笑，也就是笑了笑。然而，之后音乐老师问起有没有人愿意当课代表时，于磊抓住他的手举起来，介绍着他以往的光荣事迹，仿佛是属于自己的自豪。他就这样被逼着上台表演，又像小学时那样，因为弹钢琴成为学校里的名人了。

下课后，他和于磊一起走在回教室的路上，关于刚才的事情，他已经完全不在乎了，但于磊还在一边激动说个不停。就在他沉浸在这种喜悦当中，突然有人从后面撞上来，吓了他一跳。

“嘿！”

“哇，你当心把我吓出心脏病。”

突然撞过来的人正是小枫。从于磊的语气中听不出他们是什么关系。但他还是感到有些嫉妒，就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人夺去了，这种嫉妒是无端的，他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觉得如此不甘，也许只是想错了。

反正这么想也是徒劳，他干脆装作受到惊吓的样子，肆无忌惮地注视着她。然而，刚刚把目光落到她身上就被注意到了。就像小时候的情形，仅仅对视了一小会儿，他

便别过头去。

“对了，音乐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”

“啊。哦，知道了。”

“先走了，再见。”

不等他自己去寻找，机会就这样狡猾地撞了过来，令他不知所措。可结果都来不及让他说上一句再见，她就匆匆忙忙地跑开了。他远远望着她的背影，感到在那副外貌之下或许是粗率的个性，种反差令他觉得很是可爱。

“对了，你知道音乐教室在哪吗？”

没等他求助，于磊就主动问他，而他依旧留恋着刚才短暂相处的时光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
“唔，不知道。”

“我带你过去吧”

“好啊。”

他跟着朋友走，仿佛在一块坚实的盾牌后面，可以替他挡住所有的危险。一直走到办公室门口，朋友替他敲了门，本来以为他会继续陪着，结果他突然撂下一句：

“我就送到这，你自己进去吧。”

然后就转身离去，这让他的处境有些尴尬。所有人都已经抛下他，只有自己一个人进了办公室。

不过，音乐老师无非是交代了一些事项，之后夸他一番，鼓励他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。之后又给了他两把钥匙，其中一把是备用音乐教室的。这间教室已经弃置了好些年，基本上不会有人来，老师却说他没事可以来这里练练琴，

算是物尽其用。可他光是在家里已经练得够多了，更何况是在学校里。所以，他没把这话放在心里。

放学后，秋明看见小枫和另一位女同学走出教室，一种奇妙的心情驱使他追随着她们的身影。他匆忙地推着自行车跟上去，刚出校门，就远远地看到她们的背影，正朝着道路尽头走去。

一阵轻风挽起她的短裙，她停下脚步，优雅地压住裙子。他看着那边，心里面怦怦直跳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就像是被戏弄了似的。

近来，他越发感觉到，心里有种莫名的躁动，即便他知道自己是在为她而烦恼，也知道这不过是在妄想罢了。然而，总有这种抑制不住的冲动驱使着他，每当他从这种状态中回过神来之后，就像是突然从噩梦中惊醒一样。他感到自己就像是一道卑微的影子，默默跟在她的身后，注定不能见到一点阳光。

他当然不想继续在这样的了，于磊和她那时相处的画面，曾在无数个难眠的夜晚里重新涌现，随之而来的是那种好像什么重要的东西被夺走的感觉，又一遍一遍地折磨着他的内心。有时候，他也想问个清楚，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提问。而这一次，就在他这么考虑着的时候，正巧碰上于磊了。

“哈喽，一起走吗？”

“反正我没意见。”

“那就是答应咯。”

只是，他一路上都没有开口说话，还是于磊率先说道：

“对了，今天走廊里那件事情，你被她吓到了吧？所以，我还是想替她给你道个歉。”

“那个啊，没什么，其实我没被吓到。话说，倒是我有点好奇，你和她看上去不像刚认识。”

“嗯，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嘛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有时也能玩到一块。我们学校是九年一贯制，这你知道吧，其实她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了，和我们不在一起。”

“哦，怪不得，我还以为.....”

“怎么了，问这个，你想认识她？”

“不，没有，我说了，单纯是好奇嘛。”

“哎呀，我是知道的，你上课老盯着她，还有其他时候，这都是看得出来的。”

听到这话，他感觉背后直冒冷汗。光是想到过去的那些行为，已经让人觉得有够羞耻了，何况还是被人目睹过的。然而，于磊看到他那种表现，却“扑哧”一声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怎.....怎么了？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，不就是看别人两眼，很奇怪吗？”

“什么嘛，你这家伙，脸都涨得通红了，真是怪可爱的。”

“可爱？”秋明一脸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可爱就是可爱啊，难道说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，我知道是这个意思，可我是男生啊，这么叫不

会太奇怪了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。男生也好，女生也罢。我只是感觉，明明有一个很在意的女生，却又不敢主动接近，所以就只是远远地看着她，像这样的男生不是很可爱吗？所以啊，我看到这样的你，也忍不住笑了出来。”

“算了，你乐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我不问了。”

“别这样嘛。你看，她们就在那儿呢。”

他看到薄暮昏黄的天空下，两个女孩子在小卖部前，时而嬉戏、时而说说笑笑，在那儿驻留了好一会。他低着头看了看手表，现在离放学已经过去好些时候了。等到他抬起头的时候，她们两个已经走远了，但是依然能够模糊地看到，她们一边走一边相互甩书包打闹。那个女生突然将书包甩向她，而她灵敏地避开，迈着轻快的步子跑开，裙摆随着身子一同晃动。就这样，她们的身影在这片天空下与他渐行渐远了。眼前的一切就像儿时看到那样，他感觉她像只灵活的小鹿，蹦蹦跳跳地走着，仿佛是在他心里不停地跃动。

“要上去打招呼吗？”

“算了吧，都已经走远了。再说了，我推着自行车，也不太方便吧？”

“我就知道你不敢。果然那，你刚才看着她的眼神的不一样了，爱意其实是瞒不住的。”

“算了，随你高兴怎么说吧。”

谈话间，两个人已经走到路口了，于磊说要往另一个

方向。

“好了，我到了。下次再聊，拜拜。”

话一说完，他就一溜烟地跑了，钻进小区侧门以后就再看不到了。

2

那些无所事事的时光，就像躺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打盹，等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才发现时间这样就过去了。即没有什么烦恼令他忧心忡忡，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值得他留恋。就像是一首平缓而优美的乐曲，没有哪一个段落是尤为突出的，只有从整体回味起来才觉得美好。

后来的这些日子里，他并没有耽于恋爱中，而是依旧沉迷于对美的憧憬当中。他深知自己缺乏接近她的勇气，对未来也没有计划。虽然有时会心血来潮地引起她的注意，常常是当众说笑、模仿一些搞怪的动作，以这种方式逗乐她来达成目的。这经常能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，但并不会有什么进展。一切还和以前一样，反倒是为自己塑造了乐观幽默的形象。

他原先预想着于磊大概会帮点忙，提供些建议、甚至是替他出谋划策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会进行的容易多了。结果，于磊在这期间并没有表示什么，而他也不大敢再主动提这些，那次的意外让他产生了警惕。在明确知道他不会因此有所表示之后，也就把渐渐把他当作热衷于看热闹的人们当中的一员了。

对于恋爱这件事情，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摆出多大的决心。他沉湎于恋爱似的心情中，但这并非真正的恋爱。就像是在做梦一样，一旦他做梦做累了，便抛下这些到一边玩去了。

记得在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，也让他对于恋爱和女生的看法产生变化。

那是在一次午休的时候，有位女生向他搭讪。他被她举手投足之间的活泼开朗，以及洋溢着自信气质所深深吸引了。尽管对方相貌平平，但那矮矮的个子和笑起来弯弯的眼睛，让他觉得很是可爱。当时的对话并不严肃，是有些说像笑似的，但是他却动了真心，对她产生了好感。

随后，人群在他面前聚集，他们用一种戏谑的口吻，夸赞他的外貌与才华，热切地与他交谈、提问、打趣着，甚至还有索要联系方式的。而他也不敢怠慢和冷落其中任何一个人，生怕这热情会太快冷掉。

在午休结束、人群散去之后，之前那种情感依旧荡漾在心中挥之不去。他无心再去理会别的事情，整个下午都在回味这种甜蜜，心想着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，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？

这段懵懂地、小小的恋爱，之后也只是停留在彼此互道早安的阶段，见了面也说不上什么话。然而他却热衷于此，被恋爱心切冲昏了头脑，误以为对方是真的喜欢自己。

直到春游前，他都沉溺在这幻想之中，从未料想到它会破灭的如此之快。

.....

在学校包的大巴上，那些女生又时不时向他搭讪、逗他玩，而他因为晕车而无心应付，往往是旁边的于磊替他作一些回应。在他难受得快忍不住呕吐时，那些女生也假

模假样地关心、问候，但很快便没话好讲了。

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达目的地，这时候他还未从晕车中缓过来，于磊扶着他下了车。整队之后，前往战争纪念馆参观。

讲解词从耳旁穿过，他跟着队伍漫不经心地浏览着那些展览品，等到出去以后已经是十一点了。在老师宣布自由活动之后，大家自行组队聚餐。那些女生把地点定在湖边，也邀请了他，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。

这时春寒料峭，万物刚刚复苏，冬意也未完全消退，伴随着一场又一场春雨，季节才渐渐暖和起来了。就在今天清晨的时候便下过一场雨，那时候他在睡意朦胧中就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声。环顾四周，道路旁一排排桃花盛开，对岸湖边的柳树低垂。芳草还含着露珠，树梢在阳光下闪着晶莹，远处碧蓝的天空中万里无云，一群大雁整齐地排着V字队列飞过天边。

回过神来，那些女生已经不怎么找他搭话了，而他也早已疲于应对了，完全是几位同班同学在代替他。他感觉自己实在不擅长聊天，虽然开始总能想到有趣的事情，但是时间一久便脑袋空空了。

那些女生突然开始起哄了，她们向湖边的步道那儿大喊。那边是两位男女同学走在一块，他们平时过从甚密，班里一直流传着那些流言蜚语，算是公认的情侣了。虽说实际上不过是要好一些罢了。

想不到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，那些女生就跟着煽风点

火，而他也无意间嘀咕出他俩的名字。随后大家哄笑起来，那个女生也说了这么一句话：

“哎哟，连你也知道呀？”

这下，他之前对她的好感瞬间消失了。语言就像石头一般投掷过去，步道上那两位同学就像一对受惊的麻雀，他们掩面跑开，很快便不见踪影了。同龄人对于恋爱就是这样看热闹的态度，说不上反感、但总夹杂着一些排斥的意味。

这次春游之后，那些女生就和他没什么交集了，他也有意疏远她们，一时之间令他觉得清闲了不少。但时间久了，他在孤独的时候和感到自己也许是被冷落了。

3

第一学年就这样结束了。每当看似悠闲的时候，总是会在过段时间后出现新的烦恼。所谓幸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只存在于遥远的地方，当外部原因不再成为困扰时，人却并不满足于这种所谓完满的生活，他的内心会首先陷入痛苦当中。作业、考试、练琴，当这些东西不再烦扰他时，又出现了一位烦人的后桌。

刚开始他们只是会产生一些小矛盾，虽然让人不爽，可他也懒得计较，更倾向于忍耐和沟通。结果妥协反而让他得寸进尺，就在一天考试中间休息的时间，这人用拿水笔拼凑出的长杆戳他玩时，他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：

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”

这话给了他莫大的勇气，平时总是想想还是算了，现在他觉得不能再忍下去了。积压已久的情绪化作一股力量爆发，他起身朝那人桌子上踢了一脚，随着一声巨响桌子应声倒地，这人闪开后退了几步。接着，他上去抓住对方的衣领，狠狠地按到储物柜上推了几下。那人才想起反击，一脚上去差点把他踹倒。

同学们都在起哄，但也有人跑去办公室汇报。他们一直僵持不下，眼看着又要打起来了，这时一个身影挡在他前面。

“住手，别再欺负他了！”

眼前出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个子不高还有些瘦弱的小

枫。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。就好像平时温顺的小狗，在保护主人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凶狠。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尊重，因为他们并不是主仆关系，但他想不到更好的比喻。

起初他由于还未消气的缘故，因为给人说成是被女孩子保护了，会觉得有些不甘心。他觉得如果真打起来自己肯定不会输，反倒是最后对方会被打得鼻青脸肿。

不过最后他还是承认了，自己迄今为止不过是在逞强罢了，一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才爆发了。他尽管不想承认自己被一个矮小瘦弱的女生保护了，更不想承认自己是被人欺负的，但现在看来事实好像的确是如此。

不过也罢，反正闲话也早晚有一天会终结的，至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烦恼了。

事情后来的处理是，那位同学连同家长一起被叫到办公室，这位家长先是连忙向秋明道歉，然后又毫无预兆地，突然对那位同学批评、辱骂、甚至大打出手，表现得非常浮夸，即使老师们极力劝阻，这位家长也没办法冷静下来。

窗外聚集了来看热闹的人，议论的声音变得嘈杂起来，听见那位同学的哭喊声，即使是作为受害者的他，也感到心里实在不好受。正是这样，有时候他也怨恨自己这种软弱的性格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至少在表面上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同情过那位同学，大部分人都是拍手称快的，还有另一些闷声不响的人。他知道一旦表示过同情，就无异于替“罪犯”辩护，是会被打成同伙的。如果一个人是坏的，

那就永远如此，没有任何异议。

他很清楚那种被孤立的感觉，这种失败但又不甘心服输的滋味的确不好受。只是，人与人之间毕竟不存在完全的理解，有的只是学着如何相处。他想，他们终究是不一样的人，是无法成为朋友的。说到底，所以为理解了别人的时刻，只是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我们的理解就像看着头顶的星空，以为抓住了全部，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特征罢了，或者说仅仅是表象。但是在那无法眼见的更深刻的地方，我们终于还是会发现宇宙有多么广袤无垠，几乎是触不着边际的，连一颗星星都难以捕捉，更何况是全宇宙。

这件事情给了他一个教训，让他决心改变自己软弱的个性。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他意外。他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件事情，自己居然会被调到小枫旁边。他想，这大概就是因祸得福吧。

对一个人的关心即使出自真心也十分有限，并不能维持太久，毕竟他说到底也只是旁观者的角色。当幸福突然降临在眼前时，他便从对那位同学的关心中抽出身来，几乎完全沉浸在恋爱的迷梦中，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，对于其他事情也就无暇顾及了。也许很快就会渐渐忘记对他的同情或关心。要等到很久以后才会突然想起，过去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人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，在短暂的关心后又一次遗忘了这些。

他因为能和小枫同桌而狂喜，这种轻盈的幸福让他感

到仿佛失去重量般的欢快。他记得前段时间还趴在窗口偷偷看她，那时候她和另一个男孩子走在一起，这让他觉得实在有些痛苦。之后就像是转瞬之间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居然能够坐在一块，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。

对他而言，美曾经是这样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，在孩提时代的漫长黑夜中，仿佛一束照进洞穴里的光，驱逐了人生之初的黑暗。在今后的时光里，他也曾试图苦苦地追寻，花费了多少时光和精力，却依然没有结果。最终还是在不经意间，就像在两条线从同一起点出发，朝着不同的方向，最终经过漫长岁月的曲折，如同画着圆圈般终于交错了。

可即使是在这激动不已的心情之下他也没有被冲昏头脑，一但冷静下来思考就会觉得，他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那样遥远，以至于他依然还时不时地偷瞄她一眼，仿佛躲在阴暗的角落中偷窥一般，望着她那美丽的影子。

如今，这样的存在就在自己的身旁，眼看着似乎已经就要触碰到了。可偏偏是在这个时候，那种悲观的论调又不停在内心里述说着，他想到虽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可是今后又要怎么办？他对于一切都是那么没有规划。不过，一种更为强烈的狂喜冲淡了这种悲观。

就是在一节课上，他无聊的支着脑袋发呆，听着老师低沉讲课声昏昏欲睡。在不经意间，他又看向了身旁的小枫，好像只要一直盯着她，就能够永远留住她似的。

她此刻正低着头卖力地做笔记，垂下的短发仿佛黑纱，

他就宛如从浓雾中隐隐看见她面容的轮廓。一会儿，她又抬头看向黑板，把头发捋到耳朵后面。一只手撑着下巴，另一只手转笔，好像在思索什么难题。这张侧脸优美的轮廓令他痴醉。当专注的眼神变得有些忧郁时，她在无意中嘟起了嘴，但很快又注意到了自己的失态，恢复平常的表情。也不知道她这一脸愁容，究竟是在为什么而苦恼，还是个性里本身就有些忧郁。这只美丽的笼中鸟就这样被囚禁在他的视线中，或许以后再也不能歌唱了吧？

不论是她那让人感到亲切的笑容，还是这样带点病态美的愁容，都令他格外的喜爱。在这迷醉之中，他竟至于忘了时间、忘了现在正在上课，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被遗忘了。

直到她察觉一直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，也警觉地转过头来，这让还在迷醉中的他感到猝不及防。不过她只是看了一眼就转过去了，这让他松了一口气，也从沉醉中清醒一些了，便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，看着黑板装作认真听课的样子。

下课后，小枫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肩膀。他以为她大概是要离开，所以便走出来让她。而这时候她却突然对他说：

“欸，你干嘛一直盯着我。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啦。”

“没有？那我走咯。”

他这话本来是想否认自己在偷看，但她似乎并不怀疑这点，把他的话理解成了没有事情，转身摆出一副要离开

的姿态。

“等下，是有话要说啦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？”

“说呗，要是说了不该说的，那我就当没听到咯。”

“其实，就是前阵子的事情，总想和你说声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，都是同学，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吧。说不定以后我也会来拜托你的。”

“嗯，好啊，谢谢。”

“呵呵，你用不着一直道谢嘛。”她露齿而笑，毫不遮掩那份天真烂漫，“那，没事我就先走了，等会见，拜。”

“拜。”

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，那只小鹿的形象又一次浮现。她清脆悦耳的笑声还在耳边荡漾，如同甘露一般滴入心中并迅速化开，仿佛带有一种治愈的力量，将其染上喜悦的色彩。当他回忆起最近的这些事情，面上也不自觉地挂起了微笑。而小枫此时早已走远了。在不理解他的旁人看来，自己大概只是在对着空气傻笑吧。

不过，他还感觉有些意犹未尽，好像话还没有全部说完。但其实这样已经足够了，如果说得再多一些，就未免会显得别扭。情感就是这样一种东西，总是被藏在内心的阴影里，生怕把它置于阳光下就会突然变得丑陋。至少，当他终于表达了深埋心底的情愫，那种吐露真言的畅快，心中小鹿乱撞的激动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
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他有些得意忘形，最近他总是会忍不住看着小枫，而有时也会被她注意到。当目光相撞时，他会立马地转过头去，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翻开笔记本，照着黑板在笔记本上胡乱写了几笔。她从没因此生气过，只是有一次，用那温和而美丽的声音刺破幻想，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的提醒他。

“别盯着我啦，专心上课。”

在他出教室散心时，发现小枫在教室门口贴墙站着，正侧着脑袋看着自己。他们对视了好一会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从身边经过，等到人群渐渐散去时，她才主动开口说话。

“你好像很喜欢盯着我看欸。”

“有吗？”

“你都不晓得收敛，我又不傻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你说，干嘛老盯我？”

他愣了愣，四处张望着，确定没人在看才鼓足勇气对她说：

“因为你比较漂亮啊。”

“少来。”

这样大胆的试探让他心跳不停。那或许就是心动的感觉。打从被她保护之后，这份感情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他渐渐恋上了她富有感染力的气质，总是变得让人乐观开

朗起来。

“你题目不会做哦？”

“我上课都听不懂啦。”

“全都听不懂？”

“对，一个字也听不懂。”

“那考试呢？”

“全靠蒙呗。我成绩又不好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好可惜哦，明明琴弹得那么好，我还以为你很聪明。”

“那又有什么关联嘛。”

“那你以后想干什么，当音乐家？”

“边走边看呗，现在想再多也没用。”

“还是有所规划比较好吧。”

“无所谓，单纯当兴趣也不错。”

“好吧。其实你可以从做笔记开始，不管会不会都先记下来，然后回去慢慢研究，实在不懂的地方就去问别人。我以前就这样来的。”

“算啦，不想麻烦你。反正我人笨，就是学不来。”

“别这样，我觉得你只是跟不上而已。其实你用不着那么拘谨，我可以把书和笔记本借给你，有不懂的尽管来问我。我不会嫌麻烦。”

“好吧，我会努力看看的。”

“加油吧，呵呵。”

忽然间，小枫笑了，秋明也跟着笑了，他们被欢乐的氛围所簇拥。金色的斜阳倾泻在两人身上，他依靠在栏杆

上，看着小枫阳光中的那半边脸，只感到她的笑容如阳光般温暖，清脆明朗的笑声，总让周围透着欢快的气息。

青涩的季节

在食堂里，于磊和秋明像平常那样面对面坐着。现在这里冷冷清清的，已经过了中午饭的时间。秋明是吃的差不多了，只是为了等于磊才坐在这里。

两人正聊着天的当儿，突然听见身后一声巨响，是铁盘子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。朝着那边看去，是小枫摔倒了。她前面是打翻的饭菜和跌落的铁盘，两根筷子分别滚到桌腿那儿和底下去了。

“快，过去关心一下。”

于磊甩着手臂慌慌张张地说着，他光看这样子就着急起来了，毫不犹豫地跑到她跟前。可偏偏是这时，他却犯了踌躇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便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双颊发热、心跳加快，连呼吸都十分急促。等他渐渐冷静下来，伸出手想要去扶她一把，却看见她已经慢慢站起来了。

“袖子都湿了……”

她检查了一下衣服，看到其他地方没有脏污，便卷起湿透的衬衫袖子。

“没……没事吧，要不要去医务室？”

“好像没受伤，应该不要紧吧，不过还是谢谢关心。”

然而，她刚起来还没有站稳，就急急忙忙地想着走，结果还没走出几步，就一个踉跄险些跌倒。是他在旁边托了她一下，把她扶稳才不至于跌倒。

“当心点，这边地很滑。要我扶着你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”

“再去拿一份饭吧，我看那边还有。”

“算啦，没心情吃了。”

“去吃点吧，下午四节课呢。”

后来，她还是去要了一份饭。

放学后，秋明推着自行车出了校园，心中感到一阵轻松和愉快。就在他刚骑上自行车时，突然有人站到身后，用指尖戳了他的脸颊。他开始还有些心烦，觉得这八成是哪个玩伴的恶作剧。于是有些气愤地转过头，却发现是满脸笑容的小枫在和他打招呼。

“哈喽。”

“欸，是你哦，今天怎么那么晚？”

他突然发觉是小枫，这才为刚才的反应感到大为错愕。为了方便讲话，他下了车。

“因为我今天值日啊。”

“对哦。你往那边走？”

她指了指后面，他也下意识地往那儿看了眼。

“我也是这边，要一起走吗？”

她犹豫了会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
“那走吧。”

他们虽然身为同桌，但因为有其他人在，总是畏手畏脚、不敢放下心来交谈，所以平时的交际并不多。因此在得知她回家的方向与自己相反时，由于实在是太害怕失去这个机会，他才选择了撒谎。其实在他调转车头的时候，

小枫就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思，只是不愿意戳破这美好而脆弱的谎言，而她也愿意和他一道回去。

前方是洒满落日余晖的道路，在还看不太清的道路尽头，一坐坐高楼大厦遮挡了视线。太阳从远方的天际线上缓缓落下，路边零零散散的人群身后拖着瘦长的影子。夕阳下的景色一片寂寥，只是偶尔还有汽车经过。

他们就这样漫步着。初春凉爽的轻风拂过面颊，树叶也飒飒作响。乌云暂时遮蔽了落日，很快天色便渐渐暗淡下来了。一路上，两人都没说话，秋明更是连抬起头的勇气都没有。

这时候，还是小枫率先打破沉默。

“其实我家在另一边，但是我想顺路去买菜，所以就绕一圈才回家。”

“你一直帮家里买菜啊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，小学就经常这样了。而且，跟你说，我还会帮家里做饭呢。”

“啊，这么厉害？”

“那当然咯。”

仿佛炫耀一般，她十分自豪地说着。

“欸，那你家里人平时不在吗？”

“我家就我爸啊，他工作忙，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。”说到这里，她低着头，眼神忽然暗淡下来。

“啊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的。”

“哦，没事。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情，所以分

心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误会了。”

“好吧，看样子是我想多了。”

“其实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还有我外婆在照顾我。那时候，我几乎一整天待在她的店里面，有时还帮她看店。其实每天都很无聊，没什么事情做。但我总是觉得，那会也许是最美好的，因为不用担心下一天要怎么样，生活也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，永远看不到头。”

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他感到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，仿佛接踵而来的海浪在心中不断地激荡着余波。她的叙述就像一句句带有着神奇力量的话语，将过去与从前串联起来了。那是多么地了不得啊，过去一幕幕早已离自己十分遥远的，几乎已经快要完全忘记了的回忆，如今又被重新唤起了。他心中的狂喜一时之间还很难平复，即便他激动万分地急着想与人分享，但也清楚亲历这种奇迹的体验是难以言说的。

“记得小时候，遇到过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你也未必这么觉得。六岁那年，我在一个好像是杂货店的地方，遇到了一个也和我差不多大的女生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看见她以后，我就一直惦记着，尤其是她跑上楼时的背影，还有她的眼睛。看着她的时候，我就好像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。”

“噗吡。”即便是看到秋明一脸认真地说着，她还是毫不遮掩地笑了。“什么嘛，想不到你还蛮纯情的，小时候的事情到现在都惦记着。”

“哪有，我也说了，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是一直忘不掉，再说了，那么小的孩子，应该会有什么吧。”

“应该也.....？就是说，你觉得或许有？”

“那样说是因为我不确定啦，以前的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楚了。”

“好吧，不过这样说也没错。”

“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个吧？”

“什么哦？”

“你居然还没发现吗？”

“我是装的啦，就只是为了配合你一下，你居然还不领情。不就是因为刚才的事情，你应该是在想，那个女生会不会就是我吧？”

“嗯。是很像啦，开学的那天你摘下眼镜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注意到了。还有她的名字，我记得好像也是小枫。”

“怪不得你总是喜欢偷看我。”

他听了之后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不过，以前的事情我也记不清了，店铺早就已经卖掉了，现在也没法确认了。”

“如果仔细回想的话，我或许还能想出更多细节。”

“其实我的意思是，这种事情已经没必要再追究了，就算确认了又能怎样。虽然我想不起来是不是有这些事情，不过，就暂且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奇迹存在吧。其实我之前因为生病，晚了一年才上初中，所以我们或许的确是很有缘分的，能在一个班级里，之后又作为同桌。”

“如果要这么说的话，也许我能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或多或少有点缘分的吧。”

“这么说也没错，当然也要看是什么样的缘分那。有些只不过是路人，有些却能成为很好的朋友，大半生都在一起相处。”

他们出了弄堂，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前等待绿灯。

“我等下要去菜市场一趟，如果你不想去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。”

“没事，我就跟你一块走吧，我家就在菜市场附近。”

“你家不会和我家在一个地方吧？”

“有这个可能那。你家在哪边？”

“在菜市场后面，走一段就到了。”

“我有点印象。是学校旁边那个小区？”

“对，那边是侧门，菜市场后面是正门。这样回去虽然绕点远路，但是不用多跑一趟了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谈话间，他们已经走到菜市场。转悠一圈下来，又停留在豆腐摊前。

“阿姨。”

老板娘放下手里的活，从后头出来。

“哎。你和他是一起的吗？”

老板娘的目光聚集在身上，秋明觉得应该是在说自己。

“我是她同学啦。”

老板娘以热切地上下打量着，接着又满面笑容，朝向

小枫那边。

“男朋友啊？眼光真不错，这男孩蛮秀气的。”

老板娘这样说，小枫顿时涨红了脸，她羞怯地转移视线，又突然间切入正题。

“要两包软豆腐。”

说完，老板娘轻巧地从冰柜里拿出两包软豆腐，用塑料袋装好。

“给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她从书包里掏出两张纸币递出去，同时接过塑料袋。

“不客气。”

走远了之后，她才对刚才的事情做回应。

“哎呀，真是讨厌死了。她每次都这样，我很不情愿到她的铺子来的。但他们家的豆腐是真的好……”

秋明在刚才被人说成是情侣时，也和她一样有些害羞。但更多的还是无法掩盖的喜悦之情，即使现在也仍然流露在脸上。

“笑什么啊，占了我便宜很高兴啊。”

“没有啦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笑。”

“我就是爱笑啊，不行嘛。人家说，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。”

她有些生气地推了他一把，但看着有点像闹着玩，并没有很使劲。他敏锐地察觉到她可能是有点生气了。不过，

当气氛缓和以后，他又开始关心起她了。

“东西装车篮里吧。”

“啊，还是不麻烦你了吧。”

“没事，反正我也要推车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等他们出了菜市场的时候，外边的天色已经一片灰蒙蒙了，刚才的欢声笑语转瞬之间就变成了回忆。面对这场非正式的“约会”的告终，他还有些眷恋和不舍，当他想要挽留时，恰好看见不远处的路边有冰淇淋摊。

“你坐在这边等我一下。”

他把自行车停在长椅旁边，不一会儿，取了两个冰淇淋回来。

“给。”

“是请我吃的吗？”

“周边没有别人啊。”

“好吧，谢谢你。”

之后，他们坐在长椅上吃冰淇淋。他也总是忍不住偷看她那张可爱的侧脸，就在刚才有一会，她的发梢被一阵晚风吹起，他由于害怕被发现，也不敢看太久，所以又转向阴沉的天空。

“为了我们的友谊，干杯。”

这时候，她突然转过身来，手里举着半个冰淇淋桶对着他。

“哪有人这样干杯啊？”

“唔——配合一下嘛。”

只见她蹙起眉毛、摇着头，以一副不情愿的语气，拖着长音像他撒娇，已然一副小女孩的模样。即使无理取闹也让人不觉得厌烦，反倒显得十分可爱。

“好啦，真拿你没办法，干杯。”

“干杯。”

短暂而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了，不管怎么努力挽留，终于，也还是到了告别的时候。

“我到了，谢谢你陪我，还有你的……冰淇淋！”

“啊，你已经要走了吗。那好吧，明天见咯。”

“明天见，拜拜。”

“拜拜。”

她进了小区侧门。秋明站在栏杆门前，从缝隙窥中看到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长路尽头。他不再留恋刚才的美好，心想，这时候调头回去应该不会被发现。

刚一分手，他就感觉到心中激动不已，按捺不住想要欢呼雀跃。那如同梦境般美好的画面，真叫人难以相信这会是现实，恐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些单纯而美好的回忆碎片，将会组成关于青春的片段，不时在脑海里面回放，仿佛从未离自己远去。

此刻，他的胸中依然感到震荡难平，她那优美的嗓音依然在耳边回荡着，优雅中带有一点俏皮。不过，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，他知道自己没工夫停下来留恋了。他感到浑身飘飘然的，借着刚才难以平复的激动，一路骑车狂飙

回去。如果不是害怕撞见熟人，他真想在这近乎无人的道路上欢呼。

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餐桌上早就摆好了饭菜。陈太太正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她收起报纸坐直身子向他发问：

“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”

“和于磊他们打球，没注意时间。”

“不可能，打球没这么晚的。算了，下次早点回来，要不就提前说一声，知道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知道啦。”

“感觉你最近总是心不在焉。”

“啊，有吗？”

“交女朋友了？”

陈太太说着，有些不怀好意地笑了。

“没有——妈，你不要乱讲。搞得我很为难。”

“反正，你要做什么我都我不管，就是别让我总是操心，听到了吗？”

“有在听啦。没事我回房间咯。”

“喂，吃饭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先休息一下。”

“作业别忘了做。”

他没有回应便到房间里去了。关上门、丢下书包以后，只是脱了鞋子，连校服都没换下来，就一下子扑到床上去了。他趴着、抱住身边的枕头，疲惫地舒展着身子，突然

间回忆起今天放学时的经历，那美好的记忆使他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而他又像是害怕被谁看到那样，害羞的用枕头捂住嘴巴。一想到恋情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进展，他就兴奋地翻来覆去，盼着第二天到学校时的情形。

操场上，高年级的男生们在做完了热身之后，顶着大太阳开始了一千米的长跑体侧。而在旁边的篮球场上，秋明和伙伴们说是在打篮球，但更像在玩抢球游戏。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不过，这天气也实在是太热了，就连他们当中也已经有人汗流浹背，实在忍受不了这天气了。秋明正是其中之一。

“你们玩吧，我去休息一下。”

最近一阵子，他大概是受了恋爱有所进展的鼓舞，在社交上变得有些开朗和大胆了，这种要求以往他是不敢第一个提出来的。

“我也想去休息一下。”

这时候，性格内向的那位也顺势跟在后面应和。

“算了，今天实在太热了，要不就先散了吧。”

之后，这学期因为老班长回乡而当上新班长，并且本身就兼任体育委员的于磊，仿佛领导者一般宣告解散了。

解散后，秋明走到一边的石头花架底下，坐在冰冷冷的黑色大理石长凳上，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拭汗水。就在他准备躺在长凳上休息时，远远地看到小枫手里拿着两瓶冰可乐，连蹦带跳地一边招手一边向他奔去，而他则回以招呼。

“嘿。”

她把其中一瓶可乐丢给他，然后就在他旁边坐下。

“拿着。”

“噢，谢谢。”

正感到口干舌燥、浑身热得像发烧一样难受的他，打开瓶子一口气喝下了半瓶，只感到一阵冰凉从喉头涌入胸中，由内而外的清凉一时间消解了不断袭来的热浪。

“喂，等下，有说这是给你喝的嘛？”

“啊？我以为……因为周边也没别人。可我已经喝掉一半了，怎么办，要不给你再买一瓶？”

“开玩笑的啦，这算是上次回请你的。”

“嚯。别这样吓我好不好。”

没等他平复心情，小枫就满面笑容地举起可乐瓶，对着他说：

“哎，不来干个杯嘛？”

“这么喜欢干杯哦？”

“算保留节目咯。”

“好吧，干杯。”

可乐瓶相碰在一起，半透明的瓶身在阳光下闪耀着，仿佛是源自于这段青春的美好友谊的光辉，同时也是爱情的一颗种子，正在悄悄地萌发中。

手里的可乐瓶子已经喝空了，他想不到和小枫说什么好，于是便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坐在那继续休息。他看着清澈的蓝天，那烈阳让他有些睁不开眼。仿佛就是那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而当他再睁开眼时，发现时间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，原来那些醉人而短暂的时光，早就已经成为

遥远的过去了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几乎每天放学都相约好一起回家，因此菜市场那边也没有少去。他看得出对方的小心思，几乎很少去豆腐摊那边，而这位少年先前倒是因为豆腐摊老板娘的那番话有些得意忘形了。

在那种得意忘形的状态下，他也会幻想未来他们结婚后的场景，带着孩子一起逛菜市场，就像学生时代起便经常做的那样。不过，他们的约会地点偏偏是菜市场，这种事情如果说给孩子听怕是会遭到耻笑吧？

不过，最近即使是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他还是不免感到有些担忧。他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没什么可以为小枫做的而感到自卑，尽管想要弥补却总是力不从心且仅有三分钟热度，但决心可是从未真正改变过的。

有时候他也会想，至少自己还懂得反思和回报，比那些傻里傻气恋人们，和那些只知道一味索取的人要好。认为大概彼此相爱或许就足够了，不需要考虑那么多，到了以后一切都会好的。

但这种想法也并不总是那么有用，他偶尔也会觉得这么想似乎也只是徒劳，因为像这样带着惯性去想，那可真是太懈怠了。刚才居然还用那种话安慰自己，现在想想丢人，他告诉自己还有提升的空间，否则就会一直消沉下去的。

总之，这种强烈危机感的阴云迟迟未从他头顶散去，他想的始终是，要是因为自己成绩差而导致与她分别，那

可就真的糟透了。不过关于再遥远的未来所会发生的事情，在他的想象中还是一片空白，可他也隐隐觉得，八成是不会有有什么好事发生的，目前就连自己能不能成功升入高中一事，都还是有些悬的。真要谈努力，长辈们总说一定还来得及，可说来容易，到底要怎么才能开头，是真叫他心烦意乱、不知所措。

不过啊，眼下已经有可以抓得住的美好，或许未必真的要考虑那么多，因为只有此刻的美好才是唯一真切的，所谓的未来还远远地够不着呢。这段情就算短暂，也一定应该是美好而充满希望的，不应该过分地被疑虑的阴云所笼罩，担惊受怕小心翼翼地行事，而应该大胆地去追求和享受每分每秒。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青春，一场纯粹而美好又极易破灭的幻梦。

那远离学校与喧嚣的空旷街道，因为几乎看不到多少熟人，就成了令他们无忧无虑地放纵恋爱的乐园，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不受拘束。就是这么一个他们每天放学时都会经过的地方，留下了无数值得回味的瞬间。有时像是朋友间那样交谈玩笑，总是与生活相关联，而有时候则表现得和恋人没差，向对方做出大胆的试图，弄得彼此都面红耳赤、心跳加快，原本轻松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。

这种暧昧的关系、纯粹而美好的日子一天天持续下去，转眼间已经入秋了。这时候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似已经超越友谊，但终究还不是爱情。这时正需要转机，他一直期盼、就这样悄悄接近了。

期中考试就要来了，不论是前段时间与自己沉浸在甜蜜中的小枫，还是平常的玩伴，都突然之间变得严肃了。班里似乎只有他一个大闲人，依然耽于恋爱和玩乐中，直到现在还侧着脑袋，漫不经心地观看着讲台上老师的举动。他就是在无意间，在别人眼中仿佛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。

“下面这道是必考题，最多换种方式，但思路是一样的。我之前在补习班讲过，补课的同学应该知道，这里我再讲一遍，听过的再可以再巩固一下……”

下课已经有些时候了，然而讲课还在持续。秋明听得有些困倦了，便没有仔细留意他说的话。他刚刚才注意到，班主任拿着一份文件站在门口，老师和其他同学也是这时才发现。

“噢，那我这儿先让给你。”

“不，不用。你先讲完再说吧。”

“哦，好，那等我把这题讲完吧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慢慢讲，等下反正是我的课。”

等到结束，已经差不多上课了。班主任先提醒大家最近快要考试了，然后又宣布了考试之后的三件事情。分别是秋游、运动会和文艺节。秋游的事情当然用不着多说，需要着重讲的是有关运动会的事宜。

然后就是征求主动报名的学生，他记得那几个玩伴中只有于磊主动选了短跑。如果名额没满，老师就拿出体育测试的成绩单，按照项目挑选名列前茅的几位参与。轮到

长跑的时候，由于前面这几位都已经参加一项了，不能再多报名，就只有抽人去了。女生长跑成绩排在班级第九的小枫就这样中奖了。

放学后，他们两个在回家的路上这件事。

“哎呀，烦死了，早知道就报名短跑了，长跑是最累的。考试之前还有借口，之后就要每天都留下来训练，哪有这个空啊。真烦人，今天还要买菜做饭去呢。”

当她为某件事而烦恼的时候，那忧心忡忡、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总是带有一种忧郁的美，又有一点孩子气，这生气的语调在他听来就像撒娇一样可爱。然而，她的心情也和那六月的天气一样时晴时雨，刚刚还生着气，这下又开始高兴地谈论着关于文艺节的事情。

“不过，文艺节我倒是蛮期待的，上次因为缺乏自信所以没去成，这次我有信心，已经练了好久了。”

“那你要唱哪一首歌？”

“秘密。”

“好吧，如果我说帮你用钢琴伴奏呢？”

“可以啊，我没意见，只要你愿意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”

这时候，小枫突然伸出信任的手来，面上挂着爽朗的笑容，让人感觉她非常的自信，给人带去轻松和愉快。

“握个手吧，合作愉快。”

“合作愉快。”

她递出象征着信任的手，握住它仿佛握住而握住她的

信任。在别人看来也许就像某种小孩的游戏，但对于他们来说，是下定决心或者立下约定，跨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。

“那，你到时候要选哪一首？”

“以后再告诉你吧。”

“可我要跟你合作呢。”

“我没说一定去，只是在考虑啦。而且现在说了，我怕你反悔嘛。”

“你在吊我胃口哦。”

“哪有在吊胃口，让你期待一下不好么？”

这时候，他正如何回击，这倒不是为了争论而作出反驳，单纯是想让话题延续罢了。他感到，情人之间这种温柔的争吵，就好像是小孩子的玩笑一般，那迷人的美妙时光，弥足珍贵的每分每秒，就连这种与她争执的时刻，都是值得珍惜的，仿佛童年的幻梦一般。

毋宁说，恋爱的本身就是从对方身上找寻一种自我，或者一种对于缺失的补偿，这种真我的表现几乎是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寻到的，人们只是至多可以从童年模糊的掠影中，找寻到那么一点痕迹罢了。也无怪乎人们会用小孩形容热恋中的情侣，因为他们只从与对方的交往中找寻到真我，能够行使着完全自由自在地绽放天性的那种任性，那种自然和舒适的感觉是在别处找不到的。热恋中的他们抛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，沉浸在恋爱中才如释重负，感到轻松和愉快。

3

恋爱让他又回到小孩子的那种心境了。以往早晨他都是怎么也睡不够的，喜欢赖床好一会，然后才急急忙忙的出门。现在，他几乎每晚都期待着明天的到来，清晨睡就激动的醒来了。现在他醒的太早不适应，总感像有什么事情没做似的。

但是，当他出门走在去学校的路上，呼吸着清晨凛冽而新鲜的空气，仰望着一片清澈的蓝天中白云优雅地悠游时。他忽然感觉到自己沉睡的灵魂又复苏了，仿佛又找到了儿时的那种欣喜与新奇感，以此迎接每一个振奋人心的上午。

他一路上都推着车子慢慢走，以便欣赏从未好好欣赏过的风景。他曾经以为这里的景色早就已经看腻了，这才发现自己其实从没有好好看过，这条他所走过无数遍的路在这些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就算是这点他也对此一无所知。

直到现在看着周边迷人的景致，宁静的早晨、烟雨凄迷的都市，对于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，过去总以为是颜色过于单调和死板的，但在它们之间也萌发着葱葱绿意，整座城市处处都与自然相结合，并不总是死气沉沉、让人感到压抑的。甚至在公园里，他感觉就像置身于一片森林中，但远处却是一片高楼大厦围绕，仿佛围墙一般禁锢了这块绿地。

在这种宁静的心境下，他感到所体验的一切都和以往不太一样了，他觉得这样的悠闲或许也是一种享受，而这在过去是绝不可能的。他突然感觉有些伤心与后悔，直到今天才有了这样的发现，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，过去的时光都好像被浪费和荒废掉了一样。但时光总是要流逝的，就像躺在草地上，望着天上的白云不断浮动，消失了又重新出现一样，它就是这么一个总是要逝去，又总是会失而复得的东西。就算全部失掉，那就失掉吧，对待生命就应该这样豁达，今日挥霍一空，明日依然可以翩翩起舞，即使真的全部没有了，那就呼呼大睡、去沉醉在甜美的梦乡中。至少他现在并不是一无所获，因为今后的时光将被赋予更多的意义。

今天是秋游的日子，期末考试前夕紧张的状态，已经是上周的回忆了。

在大巴车上，因为晕车的关系，他几乎什么都做不了。看着旁边玩游戏的于磊，自己觉得很羡慕，要是能有他这样的体质那该多好，可自己就连看着他打游戏都做不到。而于磊似乎也猜测到了他的心思，只是耸耸肩，表示无奈地朝着他笑了笑。

坐在前排的小枫和那些女生们在一起玩，他们之间的相处毕竟大多是在校外才能放纵一些，学校里却是尽可能表现得和一般同桌没什么区别，还保持有一定距离。早上他们也只是在走廊里打过招呼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交集了。之后，他睡了一觉，等到醒来以后，看到云雾都已经散去

了。明明之前还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，现在眼前却是刺眼的阳光，再也没了初晨呼啸而过的寒风，和周身凛冽的空气了。他记得还在车上时，那逐渐暖和起来的阳光就已经照在身上了，气温也像是隧道里时有时无的阳光一样，不知不觉就变暖了。

在下车的时候，他还险些摔了一跤，幸好有老师在一边扶着，才让他敢从有些陡峭的楼梯上下来。他发软的双脚重又踏在硬硬的石板上，久违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接下来，他跟在队伍后面走了好一段，队伍一行到了湖边，据说是要乘船到对岸去。学校租了几艘小艇，大家换上黄色救生衣、排好队一个一个上船。

船开得很慢，因为本身就是为了游览用的。不过没什么人在意风景，大家都只是自顾自地在玩罢了。在船上，只有秋明和一些女生们在意周边风景，不过女生们只是好奇那些黑天鹅，一边用照相机拍下这些风景。而秋明也许是还未从晕车的状态中缓过来，只是出神地看着船尾溅起的水花，贪婪地呼吸着湖面上的空气。

那几只黑天鹅结伴而行，将长长的脖子伸入水中觅食，不过一会又探出头来，优雅地甩掉羽毛上的水珠。这些黑天鹅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，它们是那样的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地玩耍、觅食，没有天敌和忧虑存在，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。

小艇在岸边停靠稳当。到了这里，已经看不见黑天鹅了。下了船之后，大家纷纷换下救生衣，然后到老师那儿

集合。在集合的时候，老师讲了一些注意事项，诸如注意安全之类早已听厌了的话，便宣布自由活动了。他之前向大家分发了游乐场的门票，这几张足够在游乐场玩上一遍，不过用光了就要另外花钱了。

昨天整个夜晚里，他就幻想着今天秋游的情形时，总是不免会想到与小枫的相处，除此之外就是和于磊他们混在一块。不过因为最近一些流言的影响，他们虽然并未在这方面达成过什么共识，但是今天，他们就像约定好了一样，各自都已经暗自决定好了，在这种时候尽量不与对方单独相处。就像是今天早晨的情形。

于是，他们就这样暂时分开了。在这之后，于磊一行人原本没有什么规划，只是想到要去游乐场那边，后来因为没有事先规划好路线的缘故，绕了一大圈也没有到目的地，反而还越走越偏了。他们好像走到了某个远离城市的荒凉地方，眼见着队伍已经走到了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却始终没有丝毫回到正路的迹象，一些人已经开始着急了，进而也开始抱怨、甚至就出了这种错是谁的责任更大一些这种事情，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吵。

秋明看着周围的风景，路边是一片片农田，上面大多都罩了塑料小拱棚。这里少有树木而多是荒草，以及随意堆放的废弃家具和其他垃圾，还能看到破旧的黑瓦尖顶、白色墙壁砌成的老式双层房屋。一切都是如此的荒凉，大地空旷得让人感到后背发凉，就像快要支撑不起这片阴沉沉的天空，将要坍塌下来似的。看到这种景色，他顿时感

到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因为迷路感到惊慌失措了。

后来他们在公告板前停下，看见地图时才发现，这里也就是场地内的一处农家乐，并非什么远离城市的农村。到了这时候，大家也都不再惊慌失措了，松了一口气之后，反倒是又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接下来要去哪儿了。

离这里最近的是一处训练场地，在草坪上放着诸如水平梯、五步木桥、攀爬架、攀岩墙、匍匐前行、独木桥、平衡桥之类的设施，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一会，都玩的不亦乐乎，但几乎全都体验了一番，很快便又觉得没劲、感到失了兴致了。

于是他们继续赶路，进过林荫小道，路上也看见了一些有趣的东西，譬如人物石像啦、可回收垃圾搭建的雕像啦、废弃的汽车啦、摩托啦、甚至是生锈的船、坦克框架等等。之后他们过了石桥，沿着小道一路走到另一边的露营地，从像是服务台一样的地方拿了几份引导手册。

他们已经走了很久，现在也临近中午，大家都有些累了，经过商量以后决定就在这里休息一会。在他们对过的是那些气垫游乐场、海洋球乐园、蹦床之类的设施，除了一些只有几岁大的小孩之外，其他都是同样来秋游的学生，这些人疯玩时放声欢笑、尖叫、大吼，表现甚至和那些小孩子无异。这种幼稚鬼的行为令他十分憎恶，他常常看到自己与其他同龄人的不同之处，就在于自己像是一个永远保持理性的旁观者，在他眼中，自己的形象就仿佛站在岸上的人，远远地观看着水里戏水的人们，一面也害怕这水

会弄湿身子。尽管身上没有沾到一滴水，但那随着欢呼声一同溅起的水花，却像是朝他泼过来了一样，令他感觉像是被羞辱了一番似的。

在记忆深处的孩提时代，他也是这样的个性，并且无数次遭遇过类似的情形。当时是什么阻止了他踏出这一步，和其他孩子一起玩，他已经完全记不得了，如今这种情绪也变成厌恶了。虽然说每个人说到底都是不同的，即使是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身上，也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个性或需要。但是从本质上来说，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像花草树木，都是向着阳光而生长的。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渴望和冲动，就连他也毫不例外。

休息没过多久，队伍里的其他人又恢复了活力，当他们看见对过的这些游乐设施时，便激动地说着要跑过去玩，很快就只剩下于磊和秋明了。于磊虽然不想过去，但也在一边看着，要么就自顾自地打起游戏来。而秋明没什么兴趣享受这种休闲，他觉得有些坐不住了，想着去游乐场那边看看。于是他们就这样分别了。

就仿佛是命运安排好了一切。刚一分别，他就在去游乐场的路上遇到了小枫。本来，他们是无缘单独相处的，因为她一直和那些女生在一块，秋明也是和于磊他们一起。

他处在这个躁动不安的年纪，是没有办法忍耐那么久的。对于他，放开手永远是一句容易脱口而出，却难以真正将之实现的话。他想要跃入恋爱的海洋之中，游到更远的地方去，或许会不慎溺死、就此沉到底下去。他当然早

就意识到了会有危险，但分别远比死去更难以忍受，要让他继续忍耐下去，还不如溺死要来得痛快些。

然而，他们都只是呆呆地望着彼此，一言不发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是秋明先决心向她打招呼：

“好巧啊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这时候，风吹动树梢飒飒作响，他朝向那边望去，顺着一片缓缓飘落的枫叶，看到铺满一地的红枫叶，顺着来时的路一直延伸到这里。

“你没和于磊一起吗？”

“啊，他们在那边玩蹦床。我不感兴趣，就想一个人到处逛逛。你呢，也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嗯，她们说是去喂兔子，结果上个厕所的功夫人就不见了。”

“那你要回去找她们吗？”

“我不清楚她在哪儿，也不是很想去喂兔子，所以……”

后来，当秋明提出要不要一起去游乐场玩时，她也欣然接受了。他们就又相聚在一起，不顾别人的眼光在游乐场里一同玩乐了，就像小孩子一样在游乐场里疯玩，虽说他们本来也不过是中学生。

坐过山车的时候，他们都在过山车即将加速下坡时尖叫欢呼。秋明倒是一点不害怕，反而有点喜欢这紧张刺激的体验。但是从后半程开始，他便叫嚷着要下车。因为晕

车晕的实在难受，感到天旋地转，不停的干呕，差点没吐出来。

下了车以后，他就开始不停地旁边的小枫抱怨，但她丝毫没有计较，反而还安慰和关心起他。因为晕车还未缓过神来的缘故，他们原本计划接下来要去玩摩天轮，现在看样子必须先搁置了。他们走到了最近的长椅那边稍事休息。

“我去买个棉花糖，坐在这等我一会吧。”

秋明瘫坐在长椅上，看着她轻快地走开的背影，又抬起头看看天空，一边贪婪地呼吸着空气。等他低下头时，看到小枫在摊位前，虽然听不清声音，但也从动作上看得出，她在向小贩问价、付钱、接过零钱，之后小贩动作熟练地连着做了两个棉花糖，而她拿着这两个棉花糖回来了。

“给。”

“啊，谢谢。”

他们坐在长椅上休息，享受着对方陪在身边的感觉。那难得的、昂贵的休闲时光，就像是看着树影在眼前的地面上摇曳，同时被凉爽的秋风拂面。只是偶然间的念头，让人想要抬起头，然后看到一片晴朗的天空。就是这样的瞬间，近乎于梦幻，令人难以相信曾经置身其中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动，使人内心变得平和、宁静，仿佛清澈见底的溪水那样，奔流不息、翻腾着记忆的水花。

“你晕车好些了吗？”

“嗯，好点了。”

“那么，去坐摩天轮吧。”

他们坐上摩天轮，这时候，整个摩天轮上就只有他们两个。座舱内的隔音效果并不好，仍能听见外边的喧嚣，以及机器运作的吵闹声音。摩天轮缓慢地旋转着，两人都只是悠闲地看着窗外的风景，谁也没有说话、目光也不曾落到对方身上，偶尔会专心聆听风从耳边吹过的声音，就像无序的乐章一般。

小枫就这样支着脑袋，呆呆地看着窗外。这时候，她看到底下之前和她同行的三个女生，刚好从这边经过，她们中的两人相互间打闹耍弄，一会互甩书包，一会推搡起来，而另一个女生则只是在一边看着、欢笑着。但不一会，那两个女生之间似乎说了些什么，虽然听不到具体内容，不过看样子她们似乎是达成了“和解”，然后便一起跑去围攻那个女生了。

小枫看到那个女生因为瘙痒而大笑不止时，也不知不觉地露出了微笑。与此同时，那三个女生也开始注意到她了，把目光投了过来、向她挥挥手，而她也热情地向那些女生打招呼。然后，她们渐渐走远，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“你会不会觉得同龄人很幼稚啊？”

“有时候会吧，可总感觉自己也好不到哪去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”

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到了，秋明在摩天轮上只是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，就像睡了一觉那样，醒来下去以后只感觉疲惫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去坐了一轮太空飞梭，再接下来

是做了几轮碰碰车，花掉了全部的游乐券。

游乐券用尽了之后，他们也差不多玩够了碰碰车，他们又去其他地方玩，其中就有打气球。秋明一开始信心满满，决定要射中大奖，但是却只拿到了钥匙扣。旁边的小枫嘲笑他枪打得太烂，而他也不甘示弱，像是发出挑战书一般，叫她上来试试。结果一上来，曾经玩过好几次打气球的小枫，就中了六边形魔方。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嘲讽了。

不过后来，他在这件事情上超过了小枫，中了头奖的模型玩具，还有一个毛绒熊抱枕。他并不喜欢这个，所以就把它作为赠礼送了出去。

不过对于这个礼物小枫也不是喜欢，她所喜欢的并不是这一类东西。每当别人按照这种思路挑选礼物，并最终确定下来交到她手里时，虽然知道别人毫无疑问是出于好意，但心里面总感觉怪怪的，像是不小心造成了什么误会一样。她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，害怕会在无意中糟蹋了别人的一番好心，就算是自己会因此而更不开心也无所谓。

为了让别人不至于伤心难过，同时也让自己也不会显得太过于虚伪，她的脸上挂起了微笑，就这样一边表示感谢，一边收下了礼物。这种微笑对于她而言，显然早已不再是情感的表露，而是一种无奈的习惯，每当她疲于应对的时候就只能如此，勉为其难地挤出一个笑脸示好。

眼见着秋游快要结束了，秋明突然感叹着：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就这样过去了。”

听着这番感叹，小枫倒是觉得，这种时候没必要悲观。

她拿着之前买来的吹龙口哨，踮起脚尖、出其不意地在他耳边吹响。卷纸打在耳朵上边，秋明被吓了一跳，刚才想到的事情、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语，这下子全都被咽到肚子里去了，就连先前说了什么都开始记不清了。他先是被吓蒙了，后来又是在气头上，只想着如何作回击。于是，他也想到拿出之前买来的拳击枪，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小枫，两个人就这样在嬉闹玩笑间，忘记了一切不愉快。

剩下的时间里，他们相处的很愉快，可是很快，又不得不分开了，秋明跟着于磊他们回到车上，小枫则又和那些女生聚在一起了，一切仿佛不曾发生过。上车以后，他瘫坐在大巴椅上，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飞速变换的风景，脑袋里不断回放着今天的回忆。

大巴停在学校附近，走几步路就到校门口了。在那儿的人行道边上，小枫蹲着，从包装袋里拿出一根小鱼干，递给那只黄色毛发的流浪小猫。小猫看上去大概只有一个多月大，它远远地躲在后头观察、来回周旋，有些畏畏缩缩的样子，似乎还很怕生。不过，她对待那只小猫非常有耐心，几乎就是一动不动地等着它。小猫很快便放下戒备走到她跟前，投入到她的怀抱中。

秋明看到小枫抚摸着流浪小猫，他想，所谓的爱，或许就是这种令人适宜的感觉。这种关系，也许就是改变。

小枫站起来，拍一拍裙子上的猫毛，一缕头发掉下来遮住眼睛，她用手擦到耳朵后面。

“一起回去吗？”

“今天有点事情，不能和你一起了。”

“那我走咯。拜拜。”

她摆出招牌式的露齿而笑，向秋明挥挥手，然后转身离去，一直到已经看不清人影的时候，秋明才把手放下。

又是一天平常的上学日，虽说都已经度过了双休日，可脑袋里却依然残留着秋游那天的感觉，就像连着几天做了一场大梦，即使醒来以后过去很久了，但还是迷迷糊糊地、仿佛仍在梦中。

早晨，在上学的路上，小枫悄悄跑到秋明身后，突然戳了戳他的肩膀。

“早上好。”

“嗯，早啊。”

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，一开始确实会让他吓一大跳，但是久而久之，他也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令他惊讶的倒是，本来他们不可能像这样走在上学路上，如今这已经不再是奢望了，真叫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你好像很没精神的样子。”

小枫也注意到了他那副有点疲惫的样子，不过她并不知道秋明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只是单纯觉得，自己热烈地招呼、强颜欢笑着，迎来的却是对方有气无力的回应。倒不是说有点不甘，正是因为出于对他的了解，这个生性敏感的姑娘才敏锐地觉察到，秋明这种状态和平时相比似乎有些奇怪。

“是吗，可能昨天没睡好吧。”

“诶，你今天为什么没有骑车。”

“为了等你啊。”

小枫推了秋明一把，但脸上挤出笑容，看上去更像玩闹。

“干嘛啊，我这么说你还不满意？”

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，四周充满了欢乐的气息，也正是这股劲给秋明注入了活力，使他终于有了力气，转过头一睹小枫的笑容，也正是因此，注意到了她那格外显眼的红色眼眶。

“诶，你眼眶怎么红了？”

“啊，可能是眼睛过敏吧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啦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秋明莞尔一笑。

放学的时候，秋明经过操场旁边，看到于磊坐在操场外围的栏杆上，样子像是在看着夕阳缓缓落下。在他底下栏杆旁的塑胶地上放着篮球。

“打球吗，好像好久没玩了。”

“打什么球啊，呶，你看那边。”

塑胶跑道上，有几个人在那儿练习跑步，大概是在为之后的运动会做准备。秋明想起小枫之前告诉他的事情，便一下注意到她的身影也出现在跑步的队伍里。他将手撑在栏杆上，看着她跑步的样子，似乎已经竭尽全力，身体倾斜、有一些不稳。

就在这时，她突然一不小心跌倒了。在她后边的那个

女生停下脚步把她扶起来。之后，不知道她们彼此之间交流了些什么，小枫看样子是想爬起来继续坚持，结果发现自己连站都站不稳，就不再逞强了。最后，还是被那个女生扶到一边的长椅上。

“真的不要紧吗？”

“嗯，应该休息一会就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，不行也不要勉强哦。”

“没事的，谢谢你。”

说完，那个女生又回到操场上，继续练习跑步去了。

秋明看到这个情况，也跟着赶了过去，几乎是急切地、眼中也只有对方，以至于完全忽视身边的于磊。而于磊嘛，看到友人这个样子，心里也很清楚，在他此时此刻的内心中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，便识趣地离开了。

“刚才在那边，看到你摔倒了。”

“大概只是脚崴了。”

她手撑在大腿上，看着底下直喘粗气，满脸的汗珠不断地往下掉在塑胶地上，依然还在止不住地出汗。头发湿淋淋的，连校服短袖后面都湿了一片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内里。

他不知说什么，便什么也不说，转而看向天空。天上的云仿佛被撕碎的棉花一般纤细、破碎，但彼此间依然藕断丝连，残存着隐约许多可见的细线。它们就这样散落在空中飘荡，像条长长的鱼尾，末端被夕阳染上了淡淡的金色，如同花纹一般。而身体的部分则全部浸入到深不可

测的云层当中，宛如一只鲸鱼、优美地跃入水中。

“那个，你能扶我起来吗？”

秋明站起来，向她伸出手。她勉强站了起来，用力支撑保持平衡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怎样，能走吗。”

“应该能吧。”

然而，在一瘸一拐走了几步之后，发现脚一下地就会疼，实在是很难走起来。而且，也总不能一路跳着回家。于是，她还是妥协了。

“算了，别勉强了。我去推自行车。”

他在把自行车推过来停当，然后稍微弯下腰，请她上去。她虽然感觉已经不那么疼了，但是害怕辜负这番好意，还是坐上去。等到出校门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，本来在操场外围的于磊现在也回去了。

“今天不买菜了，走另一边直接回去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有时候，即使不用买菜，为了能多相处一会，他们也会专程绕这条远路回去，主要是害怕被熟人撞见。

他一路推着自行车，即便知道在一起的时间相当珍贵，应该慢慢走着，但还是提出要骑车载她。

“不用了吧，都已经快到了。”

然而，再三推脱之下，她还是答应了，只要求他能骑的慢点。刚开始，他也没动什么心思，只是因为还不太习

惯骑车载人，便尝试着依靠加速来平衡。虽然有事先提醒，但还是吓到她。本来她是不愿意抱住他的，只是死死抓着衣服后摆。只是在情急之下，因为害怕摔倒才轻轻地抱住了他。

“干嘛突然骑那么快，吓死我了。”

她语气中听来有些生气，狠狠地在秋明背上捶打了一下。但在这之后，却完全没有怪罪的意思。秋明口头上没有理会，但是在习惯平衡之后，也稍微放慢了速度，默默珍惜这短暂的幸福。不知不觉中，已经到了小区门口。

“这么快就到了啊。”

“谁让你骑得那么快。”

“那就在骑一圈吧。”

秋明掉头，使足力气往回一路飞驰，身后的小枫这时抱得更紧了。在自行车驶过的地方，留下笑声与欢呼，他们都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，彻底放纵地疯玩一把。望着远处日暮的夕阳，迎面吹来凉爽的秋风，此时秋明的心里想着，要是以后每天都能这样，那该有多好。

“好了，就到这吧。我回去了。”

“能走吗，要不要扶？”

“不，能走了。被我家人看到不太好。”

“那，好吧，再见。”

告别以后，秋明就伫立在那，看着她的背影完全远去，回忆着告别时的笑容与招手，这才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去，赶在天黑以前到家。

回到房间以后，他疲惫地躺到了床上，在半睡半醒中回忆起一些事情，不禁产生了一些思考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他已经不再把小枫当成是所谓美的象征了。这种感觉正在渐渐消退，已经开始再也找不到当初刚刚相遇，以及日后第二次重逢时，那种令他的内心为之震荡的感觉了。距离感已经没有了，他也已经不再为小枫的外貌所惊艳了，不再会被这种美的存在所感动了。

随着两人的相处变多，对彼此产生更深的了解，已经跨越了作为朋友的关系。他也越来越怀疑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她的外貌果真是美的极致吗？如果仅仅以自己的作答，答案毫无疑问地是“是”。

可是，美毕竟是感受上的东西，向来都是非常主观的，找不到相对统一的标准。而且对于这个问题，他从来没有、也不敢去问别人，过去也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对于美的感动中，心里面如是想着：虽然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，只要自己能这样觉得就好。不过，最好还是没人想法像我一样吧，那样的话就没有人与我争抢了。

这样一来，这个问题也就马虎过去了。当时他们的关系并不如现在一样，谁也不清楚今后的发展会如何，变成如今这种情形，也完全是出乎预料的。现在一切都改变了，之前敷衍了事的那些问题，他又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了。

不过，思考这些问题毕竟是很累的，尤其是又要面对眼前一大堆接踵而来的事情，人总是要优先关心当下的事

情，再去考虑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现在，他因为先前载着小枫回家、绕了一大圈才回家，此时已经疲惫不堪，没有精力再思考这么多问题。他感到眼皮格外的沉重、昏昏欲睡，终于还是闭上双眼，侧过身子睡着了。

一个平静的午后，秋明用过午餐，像平常一样在走廊里散步。在经过图书室旁边的时候，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影，穿着红色连帽衫，明明是在室内，却戴着兜帽。他心想，这大概是低年级学生在耍酷吧。

但是接下来，在不远处的这个人，手臂举过头顶向自己招手。他在这里还看不清楚，于是眯着眼睛、一边慢慢接近，这才看清楚到底是谁。

小枫因为戴着眼镜，远远地便能看见自己，他感觉到这几天的贪玩，视力已经有点下降了，黑板上的字和不远处人的样貌，看上去都有点模糊了。他在心里边安慰自己，也许大家都是这样的，连于磊都已经配了眼镜。至于小枫，本来也只是需要做笔记时，才会拿出眼镜戴一下，如今越来越变得平常了。

她摘下眼镜，长长的刘海掉下来，遮住了右眼。

“上午怎么没来？”

“脚上的伤，虽然没什么大碍，但还是休息一天吧。”

记得今天早晨，秋明回忆着昨天放学时的情形，还留恋着、沉浸在这样的场景，有些依依不舍。他看向旁边空空如也的位置，一直期待着，她过段时间就会到来，像平常一样和他交谈。

她摘下兜帽，本来就短头发的她，剪的比以前更短了，就像是男生一样。

“剪头发了？”

“嗯，不好看吗？我也觉得有点不合适。”

“不，没这回事。只是有点意外。”

“方便嘛，也想试下新造型。”

“我先走了。下午不回学校，明天见咯。”

“好吧，我也回教室了。那，再见。”

自从他第一次骑车载她回家以后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，有时他们在放学路上也会像那天一样骑车回家，但更多的，为了方便聊天，还是走回去的。

这种生活没有一直持续下去。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，能够坚持到如今这一步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最终，就是这么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撞见，打碎了这来之不易的幸福。他们这群人在一旁起哄，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巴不得事情闹得越大越好。哪怕没有恶意，这些玩笑的话语也像是一把尖刀，抵在人的额头前，就算面对再真诚的脸和话语，也叫人无法相信这把尖刀不会伤害到自己，更何况这把尖刀早就已经在他们的心里，划开过一道口子了。

流言像病毒一般迅速传播，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偏见。久而久之，虽说老师并没有作什么表态，但是面对长期的迫害，他们也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他这才意识到，之前那不顾一切的决心，在现实的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

一切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候。他总想着挽回，但又缺乏勇气，所以便什么也没有对小枫说。自从那天她因为受不了别人的嘲笑，在放学的路上抛下自己，一个人跑了回

去之后，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机会了。

就连说话都成了一种奢侈，虽然仍是同桌，却同分别无异了。原本一直期待着的运动会，眼见着终于来了，却未必会像上次秋游那样留下梦幻一般的记忆。在运动会之前的那一天，他期待着奇迹的到来，在痛苦的思绪中彻夜难眠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时，奇迹并未如他所愿地到来，他感到胸口像火烧一般难受，开始咳嗽、流鼻涕，脑袋也晕晕乎乎的。因为迟迟没有起身洗漱、用餐、准备上学，陈太太便进到房间来叫醒他，这时候她就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。果然，额头摸上去滚烫滚烫的，量了量体温后才确认，的确是发烧了。

“应该是发烧了。没法子了，幸好今天不用上课，你就好好休息一天吧。”

秋明心想，应该是昨天的感冒恶化了，这下就算他想去，也没办法过去了。矛盾之处就在于，他不想面对学校里的一切，又不想错过这天的运动会。陈太太给秋明煮了一碗粥，喝过粥以后，再吃了药，然后便昏昏睡去了。这一觉睡得也并不踏实，秋明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事情半真半假，但做梦的人往往因为这是自己的梦境，而缺乏怀疑、全盘相信梦境是真实的。

在梦里，秋明看见小枫擦黑板时够不着高处，想要帮她擦黑板。可就在刚刚离开座位的时候，一位个子高高的男生，已经站到她旁边帮她擦黑板了。秋明在梦中感到有

些吃醋，但也没完全放在心上，毕竟只是一件小事。之后到了放学回家的时候，天空下起了雨，他在雨中看见那个高个子的男生，撑着伞、和小枫走在一起。这个时候，小枫大概是注意到了秋明的存在，回过头来仅仅瞥了一眼，便没有继续在意秋明了，仿佛看到的是一个陌生人一般。眼看着似乎还要做出更过分的事情的时候，梦醒了。

梦里的事情是荒唐的，所有人物的行为，都没有任何逻辑可言，只有语言还具备相对合理的组织。即使这样，再结合近期发生的事情，也还是让他落泪了。高个子的那个男生，在现实里是存在的，以往他和小枫关系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也出现过类似于“擦黑板”这样的事情。

醒来以后，秋明感到头脑当中一片混乱，他想象着运动会时的场景，参赛的同学们卖力地争夺好名次。还有同学们在一起玩的情形，中午休息时欢声笑语的场景，享受着事物与友谊。最关键的，还是在激烈地运动过后，已经完全筋疲力尽的小枫，一定会像上次脚扭伤时一样，允许自己载她回家，坐在自行车的后面，因为害怕摔下来而仅仅搂住自己，一切一定都能够恢复以往的热烈，那种欢乐或许并不是就此一去不复返了。

在这样关键的时刻，他责怪自己偏偏因为生病，不幸地错过了运动会，仿佛真的错过了幻想中的那些精彩时刻。仅仅因为感冒发烧，这一切都变得同他疏远了，所有可能到来的快乐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拯救他于痛苦之中，而是就此与他断绝关系，彻底地隔绝开来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

感觉就连心灵都已经发烧了，而且比身体烧的还要更加厉害，这叫他承受着难以忍受的双重痛苦，忍不住伤心流泪、抱头痛哭，在这犹如被烈火灼烧般的痛苦当中呻吟。

弦断・终章

幸福来得是如此之快，以至于让人觉得，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直到它终于逝去，亦是如此迅速，才让人意识到，这只不过是短促如流星般一闪而过的幸运。即使很可惜，可这也只不过是又回到和于磊他们一起玩的那些日子罢了。虽然心有不甘，却也只能淡然接受了。

在这天的体育课上，秋明打球打得累了，从球场上退下来，坐到一般的石椅上休息。这时候，下课铃声响起，比赛也差不多结束了。当他坐着发呆，准备在休息一会，然后再回教室的时候，有人拍了下他的背。他回想起自己请客小枫冰淇淋，而之后她也拿着冰可乐给自己作为回礼，还开了太过的玩笑吓到了自己。

他希望看到的是她，可转过去却发现来的是于磊，便觉得扫兴一般的回过头去。而于磊看到友人有点心不在焉的，即使见到自己来了，也只是瞥了一眼，似乎是在想什么心事，所以，也只好静静地坐在一旁，什么都不说了。他虽然并不想说什么，但是害怕怠慢朋友，还是找他搭话：

“不知不觉已经是冬天了，这些天真是越来越冷了。”

“是啊.....话说，今天放学以后，有时间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，打球吗？”

“不，是别的事，不过还没确定好。所以，有空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

“那就说定了，放学见。”

“到底什么事情啊，神神秘秘的。”

“哎呀，留个悬念嘛，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但也不知道能不能成，不然的话就尴尬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后来，秋明一时间很在意，但是他也清楚友人的这种性格，一般不会做出恶作剧之类的事情。不过看他那样子，说是要给自己一个“惊喜”，但总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。等到放学的时候，已经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。在他理书包的时候，于磊找上来了，坐在旁边的桌子上面讲话。

“你知道学校附近有间书店吗？”

“我知道啊，怎么，是要我去陪你买书？”

“当然不是这个。”

“那么.....？”

“来一趟就知道了，我带你去吧。”

他们一起出的校门，由于磊领路，秋明则推着自行车在一旁跟着。到了路口，他们就分别了。

“好，到了。快去吧，就在前边。”

“你不和我一起嘛？”

“虽然很想去，但这样有点不合适。”

“那你是要.....？”

“你就相信我一回吧，如果我骗了你，大不了以后都别相信我了。”

走到书店门口，他才想到自己曾经来过这里。就是在

这里装修完、刚刚开门的头一天，他就已经与小枫一起逛过了。当时，她在书店里看中了一本书，但是苦于没钱买下，便一直停留在书店里阅览。而他则在书店里闲逛，随意翻看些稍有兴趣的书籍，偶尔也回到她的身边，但也只是装作在找书，不敢打搅她的兴致。

他们一直玩到快要天黑的时候，才急急忙忙地回家了，秋明倒是一点也不着急，小枫还责怪他没有提醒自己。他解释说自己也玩的太过投入，以至于忘记了时间。不过他清楚这只是借口而已，他只不过是忍心让这样的好时光走得太快。

回过神来，他把车停在路边，然后站到黑色玻璃窗前。从这里可以隐约看到店内的情况，他凑近一些，看见小枫围着一条红围巾，脸颊和耳朵被冻得通红。

她脱下兔子手套塞进口袋里，对着冻僵的手哈气，然后拿起之前一直想要的那本书阅览，他这才明白了于磊之前的用意。看上去，她似乎也才刚来这里，肯定也是为了等待自己，才暂时在这里驻留的。

他走进书店，终于和小枫见面。两人对视，她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惊讶，从眼神里无意中流露出的情感，表示着自己也一样感到意外。看来，这就是于磊所说的惊喜无误了，对谁而言都是如此。

他看着她，如今拥有美好的青春，就像一颗饱满但略显青涩的果实。这颗果实今后还会继续成熟下去，变得一片通红、且更为饱满，但随后，即使不会变得囊肿，也会

渐渐老去、发皱，然后开始腐烂并彻底坏死。青春的生动和灵性，以及那充满活力的气质，恐怕也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减淡直至消失吧。

他想着，如果真的和对方结婚了，并且同居在一起生活，经过漫长的岁月，新鲜感也会慢慢消失。到了那时候，面对已经老去、甚至发福了的妻子，他还敢义无反顾地表达爱意吗？

正当思绪飘荡的时候，忽如其来的冲撞与触感，打断了任何思考，一下子令他受惊了。缓过神来，是小枫正拥抱着自己，然而他却缺乏抱住她的勇气，只是像块木头似地被她抱住，感受着她呼吸的温度，如春风般拂过冰冷的耳垂。一滴滴热泪落在校服衬衫后边，湿掉的部分紧贴在肌肤，这才能够隐约地感觉到，她内心的悲伤有多么沉重。

他们好不容易又重新在一起了，却是那么的不快，再也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，而只有泪水和痛苦。当她松开手时，秋明这才看见她那哭红了的眼眶和鼻子，此时仍在抽泣，用手抹去眼泪。

刚好前段时间，秋明参加比赛获了奖，有一笔对他来说不小的奖金，大部分抽走归母亲保管，另一部分就当作零花钱了。本来秋明就没有什么计划用钱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用到这笔钱了。他决定特地自己掏钱，把她很喜欢的那本书买下，当做礼物送给她，希望能让她的心情变好。

“不，怎么好意思呢，这么贵重的东西。”

“收下吧，这对我来说是小意思。你开心就好。”

“那，我看完了再还你？”

“没事，真的不用这样，我平时不看书的，你看完了留着当纪念也行。”

“好吧，谢谢你。”

“对了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哭？”

“只是最近有点不开心吧，和家里人关系不好，又遇到了这种事情。我还以为就要从此与你分别了呢。”

“怎么会，虽然我们时间并不很多，但也还有一年呢。至少在这一年里，我会尽可能陪着你。”

在和秋明相处的时候，她有一种末日即将来临一般的危机感，不仅是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更是担忧起未来能否找到出路。她知道自己的离去已经是一种必然了，哪怕秋明不愿意离去，她也已经没办法继续坚守下去了。有些事情，她并不想告诉秋明，所以直到现在也什么都没有说，想要先享受最后那点时光，等到最后关头再说个明白。

所以，现在没有人知道，她是多么的无可奈何，害怕自己以后又要变得孤单了。她想，既然分别已然是一种命中注定，那倒不如在离开之前，想想看自己在这最后关头，要再做些什么、留下点什么。

就这样，过去的欢乐已经成为一种奢侈，即便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谁，都想着和对方相处的时候多点。而在这期间，由于他们公开接触是一种罪过，不能被太多人看到，所以就由于磊帮助他们暗地里通信。就像在牛郎与织女之间，架起一座连通天地的喜鹊桥，假使没有这座桥，他们

是很难再一次接触彼此的。

不久后就是校艺术节了。虽然那些流言蜚语依旧没有消退，但是，为了能在最后留下一点记忆，小枫还是决定继续演出。不过具体的事项，好像什么都还没有确定。

昨天他们在用过午饭后，在操场角落的体育器材室背后，一颗樟树的底下交谈，这里通常没有什么人会打扰，就是因为远离阳光的关系，在秋天稍微有点冷。秋明心想，他们或许不必躲到这么远的地方交谈，不过一方面是由于小心谨慎，另一方面是平常他也有饭后散心的习惯，路上可以无所顾忌地聊点别的。

小枫虽然在家练的差不多了，但演出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最好还是在排练一下。当被问起再哪儿排练时，接连提出的几个地方，首先肯定不愿意去各自家中，而多媒体教室因为人太多也被否决了。

就在这时，秋明突然想到音乐课老师曾经给了他一把备用音乐教室的钥匙。当时，他因为习惯在家里面练琴，基本上是用不到备用教室的。渐渐的，他遗忘了一直放在抽屉里的备用音乐教室钥匙，直到今天，才想着备用音乐教室在这个时候，或许能派上一点作用。

回到家以后，秋明翻开书桌抽屉，他记得那把钥匙当时就被他随意地丢在这里，完全不被当做一回事。以那时的眼光很难想象到，这把钥匙如今却有机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。

到了第二天上午，他在课堂上就考虑着，要不要自己提前过去看看再说。就在他自己这么打算的时候，第二节课课后的十五分钟大休息时间，老师拖堂了足足八分钟，眼看着时间不够，就只好先打消念头了。这些时间里，他又重新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想要给自己留个悬念，决定等到午休再和小枫一起去好了。

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秋明吃得慢一些，小枫在他吃完之前就已经先一步回去了。不过也无所谓，秋明是这么想的，现在食堂里人还很多，有些不太方便。他就像之前那样，拜托了身边正在吃饭的于磊，在吃完饭后帮忙把小枫喊出来。而于磊在答应这个请求时，也满脸堆笑地八卦起秋明与小枫的近况。

“还好吧。感觉一切要恢复到从前，是不可能的了。”

“嗨，没事，伤口需要时间治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着，这话像是安慰，说出来却又那么无关紧要。他的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喜悦，这让秋明不由得觉得，仿佛他才是当事人似的。这种旁观者的心态，秋明也是知道的，就像是一出使人身临其境的戏剧，不免让人把自己幻想为主角，期待着事情往给好的地方发展。如果说被羡慕也是一种权利，那么他现在正是在享受这种权利。

他的态度让秋明想起来，一开始他就是这样的，只是当时很快便没了下文，而秋明也没有主动提起过。于是，他就自然而然地，把他也当做看热闹的人当中的一员了。

这一点，他虽然没有去问，但他之前就有这样回应过：

“嘛，其实我开始是想帮你，只可惜我能做的有限，又怕捣乱、帮倒忙，就什么都没做。到了现在才有机会……”

“好了，我去帮你叫她，你先过去等着吧。”

后来，秋明先一步到备用音乐教室门口，他顺便去看了一下周边几间房间，基本上都是废置的，空下来的桌椅随意地叠在这里。这儿几乎不会有人打扰，离其他教室、老师办公室都有一点距离，可以说是最佳的选址了。他在教室门口徘徊着，继续等待小枫，没过多久，她来了。

他们一起进了备用音乐教室，这间教室因为长期没有人打扫，已经满是灰尘，塑料椅子整齐地堆放在一边。这间教室很小，也难怪会被弃用。不过用来给自己练琴，也太大了一些。

之后，是小枫先开口说：

“先打扫一下吧。这里脏死了，我对灰尘过敏。”

于是，他从走廊拿来拖把、抹布以及水桶，他们拖了一遍地，把钢琴上的灰擦掉。这个时候，他看了下手表，午休的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了。

“时才刚整理完，午休就快结束了……”

“先回去吧，反正打扫完了，以后要用就方便了。”

“要不放学以后再来？”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

放学以后，秋明再一次来的音乐教室的时候，发现这里也没那么理想。有些学生会刻意绕远路走这边下楼，而

且，这里是连通两边的地方，从那一边到另一边，有时候也需要经过这里。秋明就坐在钢琴椅子上等待，不过一会，她来了。看见她推开大门走进来，倾泻进来的夕阳将她的头发染上金黄，即便关上门后，还是透过门上的玻璃板照在地上。

“好了，现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之前一直神神秘秘的，到底是想唱哪一首？”

她笑着，秋明也笑了，他感到她那惹人怜爱的笑容，是怎么都不会看腻的。就在他沉湎于这样美好的瞬间，期待着她的回应时，她却以歌声作为回应。这也导致他在她唱到第二句的时候，才想起为她伴奏。

她的嗓音仿佛琴声一般清脆悠扬，有如一只金丝雀，伸着长长的脖颈，抬头望着天空歌唱。她那歌声中带着一丝凄凉，并不像原曲一般轻快、愉悦，因此秋明也有意放慢了伴奏的速度，以贴合她的声音。秋明感到，比起她那优美的歌声，自己伴奏的琴声也显得黯然失色，这架老钢琴弹起来很吃力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。

秋明心无旁骛地继续伴奏着，同时欣赏着她美妙的歌声，这种时刻日后也许不多，每一瞬间都是难得的、值得去珍惜的。这期间她也有过几次唱歌走调，但是对于秋明而言，一想到这是因为她自己的疏忽造成的，便感到就连这些差错也是十分可爱的。不过当事人未必这么觉得，秋明也理解这种心情，她或许会认为是做了什么尴尬的事情，就像犯下了无法弥补的过错似地紧张起来。也看得出她有

想重唱的意思，不过秋明还是把伴奏继续下去，她又连忙跟着伴奏继续唱下去。因为紧张，她的面色变得通红，秋明也由此想象到，她在舞台上或许也是这个样子，仰着头歌唱，羞涩地、不敢望向台下的观众。但是现在，只有他能够看见这副样子的小枫，这不啻是一种特权，一种只属于他的权利，她的歌声此刻只会在他的耳边响起。而一旦她熟练于上台表演，像这样的表现，以后或许是再也看不到了，只会成为属于他的回忆，在记忆中闪现着。

她只唱完了这半首歌，唱到这里便停下了，而秋明也终止了伴奏。

停下来以后，她看着秋明，有些自卑地说：

“还是算了吧，我根本就唱不好，练习过那么多次还是跑调。对你都这样，更别提上台表演了，看来我还是不合适这个。”

“没有哇，我觉得你声音很好听，其实唱的还挺好，慢慢练呗。”

这姑娘心里明白，这句话并不是在恭维自己。因为，眼前的男生是喜欢自己的，就算自己身上有再多的不好，只要有一点值得他喜欢的地方，这些不好都是可以忽略的。她并不相信秋明说的话，但也默不作声，就当是从他的话里得到了安慰，作为对他的尊敬。

之后的几次练习中，她已经不再紧张了。克服了紧张以后，便再也没有走调，她那几乎无可挑剔的嗓音，也一时间掩盖了技巧上的缺失。不过，即使再优美的声音，听

久了也还是会腻的。当他不再着迷于这样的声音时，一些缺点也随之显露。当然，虽然有缺陷但毕竟是可以克服的，目前的水平对于表演来说也差不多够了，并且现在也看得出来之前的确是下过苦工练习的。

他们在那休息的时候，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，本来没有太在意，因为之前也有低年级学生经过，在楼道里玩耍、打闹。但是这一次，脚步却在门口停下来，等到在门外的人拧门把手的时候，他们才突然开始慌张地站起来，但是现在显然已经无路可退了。推开门进来的是另一位音乐老师，主要负责教小学部，但也为他们班级代过课。秋明不清楚自己和小枫在当时有没有给他留下印象，现在所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在心里祈祷了。

“你们是在为艺术节排练吗？”

“是。”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“快回去吧，马上天黑了，教室要锁门了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这就准备走了。”秋明站在一旁沉默不语，由小枫替他一起回答。

“还有，你们当心一点，教导主任有时候会在这附近巡视，他不太喜欢学生早恋，被他看到不太好。”

“明白了，谢谢您。”

老师走了好一会之后，彻底听不见脚步声的时候，两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好险啊，如果遇到的是教导主任就完了。”

又一次，他俩相拥在一起，依然是小枫突然上前抱住

秋明。这让他不禁在心里感慨，如今拥抱已经渐渐变得不再稀罕了，可是自己却连抱她的勇气都没有。尽管从感情上来说，他还想再多拥抱她一会，他们都不舍得离开对方。但是，一个更为理性的声音，却迫使他必须对小枫做出提醒：

“可以了，被别人看到不太好。”

小枫松开怀抱，但是手还搭在秋明身上，她难得撒娇一次，对秋明说：

“怎么了，你不喜欢这样吗？”

“当然喜欢啊，高兴都来不及了，还想多抱一会呢。但是，老师也才刚走没多久不是么，而且他也提醒过了，万一过会真的有人来呢。”

“好吧，说的也对，是我任性了。”

秋明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，现在已经临近晚上了，天色也变得有些黯淡了。

“呀，都快晚上了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冲动已经为他们制造了一次灾难，然而在灾难过后，小枫依然没有任何反省，因为她已经隐隐感觉到，临别时刻或许就要接近了。她感到理性正在被撕碎，或许等到它丧失殆尽，两人完全被这感觉所支配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一切走向终结的时候。将要等待着他们的结局，是多么悲哀壮美的一副图景的，正是因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，才会甘愿肆无忌惮地让一切都继续下去，仿佛一辆失控的火车，

无可救药地驶向悬崖。

美！即是温和的，亦是一种毁灭，一种暴烈。就像一位热衷于艺术的诗人，同时也作为因为喜爱观看惨剧发生而不断制造毁灭与冲突的暴君。一切都只是为了美的诞生，忽视了任何道德与法条，完全将理性驱逐出艺术的国度。到了最后——那美的极致便是毁灭！

3

艺术节上台表演的这天终于还是到来了。为了这场表演，他们都做足了准备，下了不少苦功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小枫内心自卑依然没有被打消，哪怕秋明已经让她下不少定心丸了，可直到演出前她还在纠结当中。而秋明，他已经不清楚自己是第几次上台演出了，在这方面比小枫要成熟的多，他现在完全是平常心看待，就和过去的任何一场表演一样，至多是因为最近的流言而感到一些担忧。

“下一位，张小枫、陈秋明……”

他们看着那些无聊的节目。转眼间，已经叫到他们了，小枫之前就因为紧张而不停咳嗽，被叫到名字的那一刻起，心跳的好像要蹦出来似的，双腿发软、身体也开始颤抖。

“怎么办，要上台吗？可我还是好紧张。”

然而，秋明却伸出手想要将她扶起来，对她说：

“上去吧，没什么好紧张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别担心了，有我陪着你。走吧，我们一起上去。”

小枫握住秋明的手，然后站了起来，他俩牵着手一同走向舞台。尽管被人看到，这已经无需恐惧了，但是出于谨慎，他们还是在站上台之前松开了。

演出的时候终于还是到了。小枫站上舞台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开始放声歌唱。看得出，这次她是彻底豁出去了，只管放手一搏。唱歌的时候，她的目光投向远处，不知是

在看着什么。秋明的表现和平常差不多，他只当做和过去无数场表演一样来对待。而小枫则可以用表现超常来形容，被逼入绝境，反而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潜能，令秋明感到吃惊，之前训练时效果最好的一次，也不如正式表演的一次。

演出结束了，评委老师给小枫的评价非常好，几乎没有几句批评的话，这让小枫有点受宠若惊。对于秋明的评价也差不多是如此，夹杂在对小枫的评价之间。

结束之后，秋明问小枫，是要继续看演出，还是一起回家去？而这天来看表演的人本来就不多，因为演出本身就是可看可不看的，很多人对演出不感兴趣，就选择提前回家去了，留下来的有不少本身就是表演者。所以，小枫看到后面的节目表单里，没有自己感兴趣的节目，就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后者。

近来，秋意渐渐淡了，时间刚刚过五点半，就已经是日落时分了。他们走在放学路上，前面是金灿灿的夕阳，身后则是黯淡的蓝天，天色就在这两端之间渐变着。而更远的地方被高楼挡住了，有时候也让人想到，要是没有这些高楼的阻挡，就能一直望到地平线了。

在谈话的期间，秋明不时注意着天色的变化，他看到夕阳的周围染上了一层浅浅的粉色，就像墨汁在水中化开那样，使得整片天空都透着淡淡的粉色，仿佛美妙的爱情一般令人迷醉。而这副美景，正是他不愿意独享的，他指着天空对小枫说：

“你看，今天的夕阳真美。”

“啊，是啊，真的好美.....”

他们停下脚步，欣赏着眼前的景色。粉色总是令人联想到浪漫，就是在这样影响下，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了。他们看着彼此，脸颊渐渐贴近对方，炙热的呼吸仿佛海浪一般拍打在脸上。然而，就当嘴唇将要贴在一起时，小枫用手指挡住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留到毕业后吧。”

毕业以后。这短短一句话，却犹如永远一般看不到边界，仿佛在向他述说着永无可能。永远，这个词听上去多么遥远、多么虚无缥缈，就像挂在天边的一轮红日，映红了这片名为青春回忆的广阔天空，他是多么的耀眼，多么的灿烂啊，所散发的光芒足以驱赶一切灰暗。然而，他又正是那触碰不到的存在，就如同永恒一般，令人心驰神往，但又或许根本就不存在。

人们渴望着永恒，但又无法在现实中，在他们所存在和生活的世界中，找到什么才是属于永恒的东西。他们越是致力于创造，就越是会在毁灭中发现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。

秋明意识到，这个可能性也许永远都消失了，因为一直以来他都隐隐感觉到，他们是不会一直走下去的，毕业几乎同分别没有什么不同。从小枫的态度他也大概意识到了，毕业之前完不成的事情，毕业以后就绝无可能做到了。

因此，他感到大为不解，有些不快地说着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好吧，是我任性了，我尊重你的意思。”

“希望你不要责怪我，我只是想，至少在一切都明确以前，还是给彼此留一个空间吧。”

这种不愉快一直延续到分别的时候，等到冷静下来以后，他才想到，小枫可能是正确的。因为，这时候就算真的吻上去了那又如何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徒劳。那时候所谓的甜蜜，在分别以后后会变质为痛苦的记忆，更加猛烈地折磨着自己的内心。

不过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，能和她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，这一切来的是那么的快。就像是在坐长途巴士，去往一个很远的地方。路程很漫长，刚开始会感到很无聊，等待的过程就是一种煎熬。他就这样一直望着车窗外，巴士每驶过一个路段都记住，思考着还有多久才能到终点。直到他沉浸在欣赏沿途风景中，开始把这当成一种享受，就变得不太关心到哪里了。等到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已经要下车了。

情况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他回想起过程，也会惊奇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展到今天这样的。或许，转变就是在某一瞬间发生的。可如果说对方爱自己，那么爱的理由又究竟是什么？

长相、才华、性格.....，这些理由常常使他感觉过于敷衍，他所理解的爱不应该是这样肤浅的东西，更何况，他也完全不相信这些所谓的优点能够吸引人。没有一个理由令他信服，尽管他总是情愿想到那么简单，不断试图劝说自己：或许爱并没有那么复杂？但他不会把自己的爱情想得那么普通、简单，总要认为那是比最深刻的爱情小说还要更深刻，绝不可以与那些写满了粗俗的情话，使人陷入廉价的感动中的爱情故事混为一谈。

相比之下，他宁可接受一个复杂到难以理喻的答案。从这种角度来讲，应该说他是自视甚高的，对待自己所爱的人也是如此，他总是希望她不是平庸的那位。不过，对于彼此相爱的人来说，对方在自己眼里永远都是独特的存在。

也许，爱的本质就是一种冲动，这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换句话说，爱的本身就是荒谬的、不合常理的，爱来得越是激烈，对于理性就越是一种破坏——乃至毁灭。仿佛一场很可能是致命的高烧，随时都有烧坏大脑的可能。爱就是这样一种存在，所有的幻想、梦境、压抑，都可以通过爱来得到宣泄，爱能使人从意志的痛苦中暂时性地解脱，但爱的终结也可能带来更为强烈的痛苦。与其说爱是非理性的，不如说，爱所依附并得以存在的现实，本身就是这样一种非理性的东西。

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拿到了一等奖，也就是一个奖状、小奖杯。对于小枫而言，这是个难得的荣誉，她是第一次拿到这类奖项，哪怕再怎样的微不足道，无疑是最难忘的、最值得纪念的一次。她现在终于感到她的校园生活，至少不至于是白白度过了。

秋明与她一样高兴，但他看重的不是奖项，毕竟这对他来说只是众多荣誉当中的一个。他所珍视的毕竟不是奖项，而是和小枫同台表演的机会，和她在一起练习的日子里，那些欢乐的记忆。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自己会弹钢琴，这是多么幸运、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，如果他不曾擅长弹钢琴，就不会有这次机会了，更有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站在舞台上，只能成为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她的其中之一。

他们同台表演的事情在班级里传开，一时间的确也激起了不少议论的声音，但是大多数同学当天没有去看表演，并且他们此时的兴致已经没了。风头虽然已经差不多过去了，不过这个学期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。

转眼间，已经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。在这天考试结束的时候，教室里其他人都走了，只有秋明和小枫在收拾书包。秋明是故意慢慢理书包的，等自己理完书包以后，小枫也理的差不多了，他坐在旁边的桌子上问她：

“等会要一起走吗？”

“哦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我有点事情要和你谈，等会

一起去备用音乐教室吧。”

“好啊，那我等你一会。刚好我也有话想和你说。”

备用音乐教室除了作为练习场地之外，有时候，他们也会在这里相聚，消遣一些无聊的时间。虽然艺术节之后的表现，已经大致证明了即使光明正大地相处，也不太会有什么事情，可他们还是不敢过于大张旗鼓。

到了寒假，他们终于可以放纵一回了，这是平常上学时无法享受到的。下个学期毕竟还是未知数，而寒假则没有那么不确定。他感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，一切都是那么值得期待，在这一切远未到来之前，他就已经在脑海里构画好了未来的蓝图，好像只要照着做就行了。

在备用音乐教室里，秋明坐在已经熟悉的钢琴板凳上，他心情激动、难掩高兴的神情，紧张到抑制不住地颤抖着，当他看见小枫站在那、低着头，呆了好一会也没有动静，便没等对方先说些什么，就急急忙忙地对她说：

“这学期好难熬啊。不过，总算要放假了。你假期有什么安排吗？”

“我啊，我马上要回老家了。”

“回老家？是去过年吗。”

“不是，就是这几天，我准备要离开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也是我想要和你说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是外地学生，不能在这里念高中。这次回老家，可能不会再回来了……”

“就是说，等这几天过完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吗？”

“可能吧，等你再见到我的时候，应该至少也是大学了。”

“那，等到以后放假的时候，你会回来吗？”

“这个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会见面的，对吧？准会见到的，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。”

“将来.....”

以往，每当秋明像这样将全部希望寄予某样东西或者事情，这种几乎是毫无理由的相信，虽然秋明内心里也未必真正这样觉得，而小枫也更是不免怀疑起来。但是这种巨大的热情，至少以往总是能在这种近乎绝望的境地中，给予她很大的勇气和信心，比起相信真实的绝望，她也总是宁可愿意相信虚假的希望。而现在，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恢复信心了，哪怕是逼迫自己去相信。

“对了，在这之前，我们就用通讯软件保持联系，怎么样？”

“虽然我愿意这么做，可这样也只也是徒劳而已。真的，很多小学同学都是这样，进了不同的学校以后，刚开始还频繁地联络。但仅仅过了几个月，就开始不再联系了。”

“那么，哪怕是像写信一样，一个月一次，彼此交流近况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嘛，只能说尽量给你回信吧，我害怕许下难以实现的承诺，所以我就只能这么说了。”

“好吧，只要你想得起来的话.....”

直到这一刻，他依然坚忍着，没有掉下一滴眼泪。

“反正，我也不是马上就走的，也许还有那么几天，你就好好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吧。比如现在.....”

小枫找了一张凳子坐下，她不敢面对秋明，就像自言自语一般说着：

“以前，十年好像很短，只是十二分之一的人生，一眨眼的功夫。可每当无聊的时候，岁月又好像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。就像爱情，后来我才直到，原来白头偕老只不过是理想，其实能够在一起十年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而人生又有多少个十年。

“不过，也许爱情并不在于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，而是曾经一起度过的时光。哪怕我们分别，只要你还不至于忘记我，过去共同经历过的那弥足珍贵的时光是绝对不会凭空消失的。但是，我们要是真的能忘了彼此，大概也是一种好事吧。

“可能你已经意识到了，我们两个不光是分别，而且会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路，甚至有可能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。倒不是危言耸听，我是真心觉得，这种分别简直和生死一样痛苦和遥远.....

“我们认识两年多了，虽然不长，可到了最后，也还是得分开了。虽然很不舍，但是，至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只是现在，我必须要说再见了。”

教室的门被一阵风吹开，沉默就像阳光一般涌入教室，他们的周围充斥着沉重的空气，悲意仿佛乌鸦一般在头顶盘旋。秋明想要珍惜剩下的时间，再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至少先找一些有意思的话题，来缓解一下气氛。但是脑海里一句想说的话也没有，他知道就算着急也没有用，甚至有一会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但是他想到以前在不敢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总是感觉如果能用钢琴来替代自己的声音，那就好办多了。

“你要听音乐吗？很可惜，一直没机会专门弹给你听。”

“好啊，那就再弹一次给我听吧，以后可能就听不到你的琴声了。”

秋明弹的是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。小枫转过来了，大概是意识到了这首曲子的意涵，表情变得有点不一样了，似乎是对此已经有所预料，但又有一些意外。只是面带微笑，从眼神中看不出是伤心还是惊喜。乐曲仿佛承载着过去美好的幻想，可现实却并未让他如愿，最终迎来结局只是分别，仿佛伴随着乐声的终结一般到来了。

结束以后，小枫从地上的书包里翻出一个小瓶子，里头装着一颗颗闪闪发亮的小星星，似乎是用纸头叠出来的。这种东西秋明在以前就见过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女生当中很是流行，当时他有点瞧不起这种小女生的风格，所以对这种东西是很鄙视的。但是如今面对自己心爱的人，他有些能够理解这个纪念品所涵盖的意义了。

“这个给你，虽然不怎么值钱，但也是我的一份心意，就当做是给你的回礼啦。”

“谢谢，我很喜欢。”

“分别以后，我们各自过上不同的生活，还是早点适应新环境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对了，我能抱抱你吗？至少作为朋友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小枫张开双臂准备迎接，任由他拥抱自己。机会就摆在眼前，然而秋明还是犯了踌躇，他站在原地不敢上前。直到小枫闭上双眼的时候，他才想到自己不能继续犹豫了，这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了，便鼓起勇气豁出去了。

怀抱她的感觉，仿佛拥抱着柔软的棉花一般，那是多么温暖的触感，使得那个春天的回忆在脑海里浮现，如果当时他再勇敢一些，或许他们就会在那颗樱花树下相拥了。他一直都是被拥抱的一方，在过去都不曾如此仔细地体会过她的呼吸、心跳和温度。如今正要面临分别，想到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，才开始仔细感受着拥抱着她的感觉。他格外的珍惜起现在的每分每秒时，感到时间是那样的清晰地从身边划过，一秒一秒的流逝掉。

一切都结束了。当他松开手的时候，忽然感觉一切都注定会成为永远，再也无法挽回了。

剩下的这几天，他并没有好好珍惜，因为他并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于是，这几天他就真的什么也没干，任凭时间就这样流逝了。

后来，等到她回乡的那天，他才收到了她的消息。她告诉他，自己现在已经到老家了，并且在路上拍了几张照片。这几张照片发给了秋明，当中有几张是车窗外的风景照，照片当中是绿油油的田地、原野，还有一颗颗树木。远处是迷蒙的群山，在灰白的天空底下，是一栋栋尖顶的土房子，分布在广阔的绿地和低矮的山丘上。

有几张是火车里的照片，两边的双层床铺和中间的过道，乘务员正推着餐车缓缓走来。有几张是火车站外的照片，大概一张是到站后拍的，一张是离开时拍的。还有站台的照片，可以看见火车站里的人并不多，毕竟现在离过年还有些时候。

最后，就是一些她家乡的照片，这里的街道咋一看和大城市里似乎没什么两样，中间也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，和两边的人行道一样，看上去都很新、很干净。但是细看起来，这里根本看不见什么高楼，房子都不高、也不密集，路上也看不到多少行人，和大城市里终究还是不一样的。

今后，她将要迎接新的生活了，也许就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。

在看了这些照片以后，秋明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感到实

在没有什么话好讲了，所以只是苦涩地送上祝福，祝她以后的生活一切都好。

后来的新生活里，她一有惊喜就会分享给他，所以刚开始他们是经常联络的。她一开始经常会抱怨，待在这里是多么不方便和难以适应，总觉得在大城市里面更好。如果不是被逼无奈，她是不会回乡的。但是渐渐适应了以后，也感觉到有些和城市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些不同之处，比起城市很难说得上是更好还是更坏，不过对她来说却很新鲜。

这些新鲜事是他们聊天内容的支撑，之后因为缺乏共同话题，又没有可以分享的事情了，于是他们在寒假剩余的时间里，只是偶尔才会聊聊天。

开学以后，在一个安静的早晨，小枫步行去学校的路上，经过公园，看见离上课时间还早，便在绿地前的长凳上坐了一会。欣赏着风景的同时打开塑料袋，从中拿出纸包的煎饼吃了起来。聆听着鸟儿的鸣叫声，她发现自己似乎慢慢喜欢上了这种生活。

新学校里的学习负担很轻，考试和学习内容都非常简单，老师管的很宽松，在学校里的日常大部分都是在玩。她不用急急忙忙的去上学，总是可以一直睡到饱，慢悠悠地享用早晨。放学时间很早，也没有什么作业，回家以后有大把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这在之前本来是梦一样的时候，现在却真正的照进了现实中。

在进入新学期的时候，他们又重新恢复寒假开始那阵子的状态，频繁地联络起来。小枫告诉秋明，说她在原来

的学校里，成绩只能算一般般，可是进了新学校以后，她一下就成了年级前十的好学生。

这些、还有那些的事情，在学校里交了新朋友、生活如何不同了，一些变得积极的地方，秋明会表示羡慕，一些消极的地方，他也会给予一点安慰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别的话好说了。也正因此，他们之间联络的频率一直减少，到后来只在有重要的事情时，才会说上两句。

分别以后的生活并没有很痛苦，他们都适应的很快，因为在这之前，他们就已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了。有时候，秋明看着空空如也的邻桌，就仿佛内心一样空荡荡的，便感觉到自己或许将要一直孤独下去了。不过，后来换座位的时候，他和于磊一起坐在中间这排，这份孤独也有所缓和了。

其实对他而言，一切只是回归到原来那样，但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，他现在至少并不是一无所有的。因为过去的那些日子记忆，是会被轻易忘记的，而这些经历更不会被抹杀掉。毕业以前的这段时间里，于磊成了他最好的朋友，以此弥补小枫离开后的空缺。尽管内心中依然有份难以抵消的空虚，但是和朋友们一起玩闹的时候，内心的孤寂还是多少可以得到缓解的。

再后来，又过了半年。中考也结束了，终于迎来毕业典礼。这就意味着，三年的中学生活结束了。毕业之前的那些重要的时刻，他总是想着，要是小枫也在现场会是什么样子。

就像之前拍摄毕业合照的时候，小枫并不在现场。当他看着班级毕照的时候，感叹起要是有她在场那该多好，本来可以作为为数不多的留念，一直珍藏到永远。

还有今天，当学生们在楼道里狂欢，仿佛发疯了一般闹腾着。一些女生请和自己要好的人，在校服后面留下名字。秋明心想，如果这个时候小枫也在场，或许也会是像这个样子。

所有人都是欢乐的，只有他孤单地被冷落在一边，内心中充满了伤感，和所有人都格格不入。只有于磊从身后突然接近，吓了他一大跳，然后叫上他一起去看毕业典礼。

他看见荧幕上放映着一张张校园日常照片，当中几次出现小枫，是艺术节上的照片，和他在一起拍的。还有一些集体照上，不过他没有仔细看，基本上只关注了自己。在这些照片中，秋明总是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，脸上没有笑容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好朋友了，和其他人永远只是玩得来而已，只是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。

毕业之后，他们开始还有联系。秋明告诉他自己被音乐学校录取，以后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而小枫也分享自己抽空画的，看得出来经过长时间的练习，已经画的像模像样的了，尽管仔细一看还有不少缺陷。

她说，虽然自己已经有构想，要把彼此经历的一切写成漫画故事，然后等以后画功提升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全部画成漫画。秋明表示期待的同时，也开玩笑的说，如果以后这部作品能够动画化，而自己也成为了一名音乐家，那

么自己会帮这部作品配乐的。当他沉浸在对未来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，小枫却打断兴致、但有些说笑似地告诉他，自己想当漫画家其实熬出头都很难，更何况是成为艺术家，恐怕连门槛都够不上。不过以后一有新作品，一定会先给他看的。

他们共同的未来里虽然看不到明显希望，但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就这样，他们约定好为了共同的目标，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。

后来秋明积极投入新的生活当中，而小枫也已经渐渐适应了在家乡的生活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与对方能聊的话越来越少了。秋明已经隐隐感觉到，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了。

他们最后一次联系，是秋明在课间给她发了消息。那时候，她下了课，站在教室门口靠着墙壁，打开手机准备稍微玩一会，就看到了他发的这条讯息。

“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还好吗？”

之前他分享日常的时候，她每次都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就一直没有回复。这次她虽然很想回复他，哪怕是最敷衍的那种，但是她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。正当她苦苦寻思的时候，旁边那两个女生正在玩闹，其中一个女生牢牢抓住另一个女生，在一边向小枫求救：

“枫姐，快来啊，别看了手机。”

她想，既然不知道怎么回应，那就先不回复吧，等到了有话了再说。于是便放下手机跑去和她们玩了。之后，

在她适应这种生活以后，也想明白了，就这样一直不回复吧，让他渐渐忘了自己。

最终，他们就真的像她说的那样，在不知不觉中就彻底断了联系。

“我会等着你的，就一直这么等下去！”

那时候，他确实是这么想的，而且以为自己很坚定，能够坚持到他们再度相遇的那一天。但这一天恐怕永远也不会到来了，他的意志也渐渐被生活给击垮了，对于彼此共同的未来，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。

后来高中的这三年是孤独的，他也曾经有过对其他女生的好感，想过要迎接新的一段爱情，走出过去的阴霾。但是每次到了最后，都会在相处中渐渐失去这种爱的感觉，后来他才发现，长期以来自己所追寻的，不过是小枫的影子，便放弃了所有挣扎，克制住自己内心的冲动，没有用心去爱任何一个人。除非到了最后，确定这种爱不是一种冲动的时候，他才会稍稍尝试着接近，但几乎没有人让他敢于豁出去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他再也没有恋爱过，没有追求过任何一个别的女生。与小枫相处时的感觉，再也没有与别人有过。

后来的大学生活，也只是这种生活的延续，他还是一样的孤独，甚至逐渐变得更加不被理解了。和他聊得来的人一个也没有，那些曾经多少对他有过理解的人，不是悉数离去，就是在精神上已经与他彻底分道扬镳了。有时候他也在反思自己，因为说到底并不是别人变了，只是已经

没人能搞懂他想要什么了。

与孤独相伴的是精神上的巨大痛苦，他尝试逃避，远离人群、远离一切自己讨厌的事物，但是生活上繁重事务的压力缠身，使得他难以脱身。与其说他是变得内向与孤独，越来越不爱与人打交道，不如说这是一种回归，回到他最初的、本来的那副面目，只是摘下了在众人面前戴着的面具，就像个任性的孩童一样，不对自己的天性做任何的抑制与掩盖。

当然，只有独处的时候才是如此，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纯粹的好恶，在其他人的面前总是缩手缩脚的，害怕他人的评价与误解而小心翼翼地表达。只是在厌倦了这样的伪装以后，他一直想不顾别人的看法，仅仅知道尊重自己的意愿而行动，却始终没有办法这样办到，唯有在私底下给自己所留的空间里，他才可以展开手脚尽情尝试。

正是在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以后，他发现他所要面对的社会远比自己想象中的复杂，看惯了这些虚伪的假面具，以及多数人的无能与内在的愚蠢、幼稚，和那些不懂得任何艺术的人，他们粗浅的理解与轻浮的态度，只是把艺术当做是一种装饰，恨不得贴在脸上当做最显眼的标签，而非一种生活方式，更不是知己或朋友。他们只愿在神像面前跪下或者成为别人的影子，而不愿意爱自己、并成为自己，这些经历越来越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同。

还有令人无力抵抗的现实，以及让他心灰意冷的社会，

他终究还是意识到了大多数人的伪善。当所有人都在追逐着同一种东西、只是被冠以不同名字和理由时，只有他与这一切都背道而驰。他就仿佛在一群匆忙赶路的鸭子当中出现的黑天鹅，高呼口号的狂热信徒其中的一个沉默的异教徒，与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格格不入。但是他什么都改变不了，只能尽力去逃避这一切，离开那些令他伤心的地方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从前他尽力展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，现在他却极力隐藏，甚至于违背自己的内心，告诉别人自己想要的只是一些名利，但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渴求这些。他渴望某种更崇高的东西，只是这种东西说来八成只会引起别人的嘲笑，对这些东西就只字不提了，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忘记了，自己想要追寻的到底是什么。

忆起往昔的一些经历，他感觉一直以来能理解自己的人，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就只有于磊和小枫了。自始至终就只有他们，真正走近过自己的内心。但是时过境迁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，除了害怕他们变得不一样了，他也害怕已经成为了另一个人，与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共鸣了。所以她不敢再与他们联系，尤其是看着小枫再也没有任何变化的头像与名称，一直保持着离线状态，令他猜测对方是不是已经离去了。

还有于磊，他们高中时期还是同学，大学以后即使分别了，有时也会联系，但是次数逐渐减少到没有。有时候，他经常会幻想与他们重新联系时，会是怎么样的情形。也

总有一大堆想要说的话，总是把一堆近来的感慨，输入在聊天框里面。但是每次都不敢把这些内容发出去，也害怕对方变得和自己印象中不同了，就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，没有一次点下发送按钮。

最终，他放弃了这些念头。

世界就像广袤无垠、深不可测的海洋，人的意志犹如站立于一座孤岛上，看向海面、吹着迎面拂过的凉爽的海风，却丝毫没有察觉到，自己正面对着的是深渊。当你凝视着他的时候，自身将会不断的下沉，一直到那最底下去。

这里是混乱无序和变幻不定的，未来与过去并不存在，一切都在接连不断的生灭中继起。对于人的意志而言，那只不过是永无休止的苦难，但对于世界的意志而言，只不过是永无止境的延续。

世界的意志高涨便是外溢，世界的意志低落便是内敛，一切都是此起彼伏的。

世界的外溢便是所有存在的起始，正是流溢出的存在物构成了这个有型的、表象的世界。

当世界的意志低落时，海面将会下陷并开始内敛，使得经历过生成的一切事物，又流回一切的源头——世界的意志当中去。

存在物流出时没有具体的形态，而是在生成中不断变幻并成型，最终回流到他的源头，渐渐在世界的意志中消融掉了，而这便是最后的归宿——死灭。

然而，这一切都是一场轮回，在结束后将会重新开始，永远也没有停息的那一天。

直到记忆尽头

若干年后，在一个冬日的清晨，突然从漫长的梦中惊醒。周身围绕着寒冷的空气，在一片死寂和灰暗中，无以名状的空虚涌上心头，那仿佛被撕裂一般的孤独感，正在向自己袭来。秋明陷入了沉思和痛苦的心绪之中，长久地感到惶恐不安，无法从梦魇般的回忆中脱身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中学时代的记忆依然在记忆中闪现，过去的阴霾依然笼罩在内心的上空。他虽然已经走出来这段时光，理应过得比以往更好才对，可对照过去至少身边多少还有一些拥趸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确实是变得更加孤独了。

在那场梦中，他从山脚下一直苦苦攀登高处，从一片春暖花开的绿原，到达白雪覆盖的寒冷之地。

站在这儿的山崖上，瞭望着底下模糊不清的风景，他忽然间看见一张张熟悉的脸，比起风景来显得出奇的清晰。那些都是他所熟悉的人，老师、同学、父母、同事、旧识、朋友、过路人，甚至是小枫，她的面影也曾经出现过，几乎他所认识的所有人，都在这山脚下的村庄内生活。而只有他，几乎是孤零零地一个人，站在这寒冷的高山上，内心充满的空虚与寂寥，忍耐着迎面吹过的寒风和饥肠辘辘的感觉。

不过，他渐渐发现这里也并非完全是无人之境，依然有很少的人聚在篝火旁抱团取暖，但是他们的脸上大多都

写满了不和，在这里激烈地争吵。有的人在此驻足，也有人选择继续攀登。他们总是喜欢成群结队以减少危险，但也有人总是独来独往。

然而，即使是这样一个至高处，即使是这样已经快看不清山下情形的地方，实际上也并非这些山峰最高处。他看到还有一座高峰，当他抬起头仰望时，看到这山峰仿佛通向无底深渊一样，根本就看不到尽头。可他依然确信，那个地方一定有人在，因为在这深渊中好像有只远远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使他感到内心中惶恐不安。于是他开始踌躇不前，是要克服恐惧继续攀登，前去至高处一探究竟。还是想办法避开他，就再此驻足，或者退到越安全的地方越好。

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攀登，顶着猛烈的风雪艰难地抵达山顶，却发现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也听不到半点声响，漆黑的天空中没有半点星星，放眼望去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他朝着远方呼喊，却只有自己孤独的回音。面对着稀薄的空气、呼啸而过的寒风，当他看着无边无际的夜空时，总感觉心里似乎少了点什么。他觉得应该在这里继续等待，于是静坐了老半天，几乎就快要失去信心了。这时候，一位大胡子的诗人走来，但似乎并不是他想要等的。虽然应该是生人，可是一见到他，感觉就像见到熟人一样亲切。

他问：“我应该继续等下去吗？”

那诗人指了指前方，秋明看向那边，看到这时天色已经开始变幻了，死气沉沉的天空渐渐出现曙光，终于迎来

日出。看着远方升起的旭日，他突然感到格外地清爽，这是从未有过的，仿佛茅塞顿开、醍醐灌顶一般。长期以来的所不能忍受之事，如今都已不再值得被看重。他终于决定要下山，返回到热闹的村落里去，而这时候，梦也结束了。

秋明因此陷入了沉思，在一片消了音一般的死寂中，仿佛深陷泥潭而无法脱身。

这些年的生活是孤独和痛苦的，他像是一个徘徊在过去的人，拒绝了周边的一切。如今，他已经二十三岁了，刚刚踏入社会，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很不适应。曾经追寻的东西，他没有放弃，只是改变了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。当所有人都离他而去的时候，也是他最伤心难过的那会儿，他心里边责骂过每一个人。但是现在他不再责怪任何人，因为他心里早已清楚，包括他自己，所有人都是无能为力的。

面对人生，他听见耳边有两种声音，其中一种对自己说：

生命是痛苦的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对待人生应当保持悲观，期望越少我们的痛苦就越少。一切美好或快乐的事物，都如同海市蜃楼一般，被戳破以后只剩下苦楚的现实。因此，人必须苦修，远离人群、避开痛苦，与自己的意志作斗争。大多数人都是无药可救的蠢货，但是，至少你还能决定自己。

而另一种则反驳道：

不，也许他说的不错，我们应该保持悲观和苦修，但不应该那么消极。生命只有一次，你好歹也要失去他，为什么不大胆一些，去冒险、去热爱生命？生命之伟大在于过程，而不是目的，过程乃是全部。逃避是胆小鬼的行为，去战斗吧，拿起你的利剑去直面一切。要想做个没落的人，首先要下降，然后再上升。你是超越者，除了与他人、更要与自己的困苦和匮乏作斗争。

终于，他终于明白了，终于全部搞懂了。长期以来如鲠在喉的感觉消失了，他打开窗户，呼吸着雨后清新的空气，朝阳是那么的美丽，初晨歌唱的鸟儿仿佛是在歌颂那太阳。这令他顿时豁然开朗，对于生命的美好产生了一些感想，脑海里也浮现出一段段美妙的旋律，于是他坐在钢琴前面，准备把这些灵感全部记录下来。至少今天他还没有放弃音乐，这令他感到欣慰，也几乎是他所有的寄托。

就像是经历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事情，不断被一道光引导着向一个方向走去，终于走出幽深的洞穴，看见刺眼的阳光。他就是在一瞬间忽然觉醒了，这是即他的幸运，也是最大的痛苦来源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漫长的黑夜，必须要不断忍受并适应阳光，努力睁开眼睛看向那真实所在。对于那些依然在洞穴里徘徊的人，他更多的是同情，较少时候才是鄙视，这大概就是那场梦中下山的意义吧。而那下山的通道，或许正是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，并且除了谱写更多的曲子和歌词之外，他感觉自己将要进行一项更大的任务，只是目前就连做准备都谈不上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无意间看到了摆在桌上的那瓶幸运星，据说都是小枫亲手叠的。这一瓶小小的幸运星，他一直以来只是摆在桌子上当做装饰，时间久了，甚至都无视了这瓶幸运星。他感觉到，这一瓶幸运星正是一种回忆的承载，伴随着她的记忆一起，被封印在瓶子里。

他一直忽略了这段回忆，很少有想起过。这下注意到这瓶幸运星，一下子让他开始想起念小枫了，过去他从不把这瓶幸运星当做一种寄托，就连其中有几颗星星也不曾数过。如今，关于她的大部分痕迹都已经失去时，当他关心其她的过去与未来时，这瓶仅仅作为装饰和纪念品的幸运星，就成了唯一的线索，引起了他的好奇。

他拆开这瓶星星一一细数，一共五百二十颗之多，这一惊人的数目，也让秋明不禁感叹，仅仅数起来都如此费力，要全部折完这些，到底得花多大的耐心啊。在这之后，他又心血来潮地把星星拆开，本意是想搞懂这东西是怎么折出来的，大不了拆开来了再叠回去。然而这无心之举却有了意外的收获，他发现这里面也写着一些东西，

“Remember me. 勿忘我”、“你好呀，我是张小枫”、“我喜欢你，你喜不喜欢我”。

看着这些话，如同细数着回忆的碎片，过往的一幕幕画面又一次浮现。仿佛在来时的路上，将散落回忆碎片一一拾起。

在关系最好的时候，有一次小枫上课走神了，在对答案时漏记了一题。下课以后，她问起秋明这一题的答案，

然而秋明却指着自己的右脸，对她开玩笑说：“你吻我，我就告诉你”。一般秋明像这样开玩笑的时候，小枫都会装作生气、却又忍不住笑着，试图过去挠他痒痒，而秋明则会立马逃开，跑的远远的。

还有一次，是在体育课上测试长跑的时候，小枫跑在秋明的后头，一直没有追过去。这个时候，秋明看到其他人离自己比较远，就敢对她开玩笑说：“你干嘛跟着我。是不是喜欢我？”小枫听见之后就加快脚步想要追上去，而他也快步跑开。而气氛总是在这之间，忽然快活起来。

以及另一次，小枫想伸手去挠秋明痒痒，秋明也用手挡着、阻扰她。结果就这样，最后甚至演变成了玩起“你拍一，我拍二”。相处的回忆往往就是这样无聊，他们会无聊到一直互骂，嘴里不停喊着：“笨蛋笨蛋笨蛋.....”而这种无聊，也是现在所缺少的。

他才感到自己过去忽视了那么多事情，曾经也以为是幼稚的、不值得记忆的无聊的琐事，但他现在终于还是找回当时的感觉，觉得这是多么珍贵的瞬间。在记忆里堆满的那些无聊的琐事中，其实就藏着那些最珍贵的砂金。也是因此，他才发现其实爱情远没有那么复杂，只是过去因为自负而不甘心承认，爱情有时候就是如此的简单。如今回想起来才觉得，其实爱情的与众不同，和他的是否简单、来得容易，这之间是没有关系的。

关于爱情的一整段回忆，要细说起来，是多么的无聊和冗长啊，可这当中充满的那些有趣的细节，只有细细品

味起来，才能会心一笑。爱情就是这些细节所构成的，而每一个细节中趣味，就算是经历过相似经历的人，恐怕也难以全部体会到。正因如此，这就足以成为爱的理由，成为永远都只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到最后，他为这一切所动容，忍不住哭了。

同样是这一天，他是陪朋友去参加考试。当他坐在观众席上，看到短头发的女孩子，穿着黑色的晚礼服，演奏起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。他眯起轻度近视的眼睛，虽然看大不清那个女生的长相，只觉得她似乎长得很像小枫。听着让人伤心音乐，耐心地等待着演出结束。

终于，等到离场的时候，他恰巧就在楼道里碰见刚才那姑娘了，她正在其他人谈话。当他终于接近，可以看清楚她的长相时，仔细一看却发现她根本就不像小枫。哪怕是声音和表现出来的性格，也都没有半点相似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，只是那一头短发引发了他的想象罢了。

这令他很是失望，长期以来，他一直在捕捉的就是那关于过去的影子，总是希望在现实中找到一点关于小枫的痕迹，哪怕只是这样虚幻的东西也能给他带来安慰，因为他曾经无数次幻想过，他们再相见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景象，是欢乐的重聚在一起叙旧，还是对于往事的追思充满了悲伤呢？

然而，就是当他每次都像是拼了命似的，想要扑向这一道幻影时，最后非但什么都没有逮到，还弄得自己遍体鳞伤。

他曾经无数次感觉到他是孤独的，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离他远去了。就在他终于一路走来，回顾过去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自己始终是孤身一人。

回去的路上，他在出了地铁站以后，因为走得累了，就找了路边的长椅坐下休息。身后是一颗枫树，他抬起头看着一片片黄色的树叶，一片枯叶从眼前飘落，如今到处都已经是一片秋天的景象了，这令他不禁在心里感叹着，又到了秋叶飘零的季节。

“原来真是你啊，我刚才在前面就看见了。”

一个穿着西装皮鞋、梳着三七分的男士在他旁边坐下，秋明仔细地打量着对方，盯着他的脸再三辨认，那双满怀期待的眼睛就这么盯着自己，可他也没有认出到底是谁。但是对方讲话的声音令他感到非常的亲切，肯定是某个过去的熟人。

后来那人亲自告诉他，才意识到这正是于磊。

寒暄之后，他们又聊起一些往事，但与其说是在聊天，其实他们只是如同演独角戏一样，各自叙述着过去的那些见闻与经历，只顾着自己的感想，对于别人所说的没有那么上心。不过，一旦听到那些自己都闻所未闻的事情，那些惊人的、有趣的或者令人伤心难过的，就会让人产生仔细聆听的兴致，对于迷惑的地方提出疑问，并表示出自己对这些事情感想，也是在这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交流。

“对了，你还记得张小枫吧？”

“当然啦，怎么可能忘记，这辈子也忘不了”

“跟你说，她啊，现在已经结婚了。”

秋明听到这个消息，脑海里闪现着那个夏天刺眼的阳光，炎热的天气，耳边是接连不断的蝉鸣，伴随着风铃的

响动声送来一阵凉意。他从半梦半醒之中睁开眼睛，看着蔚蓝的天空上，没有半点白云浮动的痕迹。那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，虽然记忆已经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了，在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、遇到的人，这些情景依然历历在目。他对这些都有很深的印象，好像这一切都并未远去。

回过神来，只感到满心的凄凉，仿佛寒冷的秋风从耳边吹过，卷起街边的落叶，在心中掀起所有悲欢。

2022 年 4 月 7 日